

[封底口頁]

SEVEN公司受控詞表

2004年

[機場新型聲詩繪畫理論薄膜光景觀]

: 譚林

前言
羅拉騎馬
傑克遜

有限 :

耶魯幼齡
沃爾瑪
ASCII碼
變壓吸附
S

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目在出版物數據

林, 譚, 1957 -

七受控詞彙和訃告 2004年, 歡樂的烹飪 :

機場新音樂詩歌繪畫薄膜光幻覺景觀 /
談哩口。

山口厘米。 - (衛斯理詩)

書號 978-0-8195-6928-8 (布: 海燕。紙) - 書號 978-0-8195-6929-5 (香港青年協會 :

海燕。紙)

一, 標題。

PS3612. I516S48 2009

811' .6 - dc22

2009018192

衛斯理大學出版社出版

米德爾敦, 電腦斷層 06459

版權所有 2010年由譚哩口

印於美國

5

4

3

2

1

衛斯理大學出版社是一個成員, 綠色新聞倡議的。

在這本書用紙滿足其最低要求再生紙。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這個項目得到部分

由獲獎的

國家藝術基金會。

對於 / 要

11/07
2. 21

歡樂烹 譚林

飪

SEVEN公司受控詞表

2004年

喜的烹調

[機場新型聲詩繪畫薄膜光景觀]

: 譚林

ON LINE /
在線 /

衛斯理大學出版社
米德爾敦, 康涅狄格

與悼辭

GOOGLE TRS

谷歌翻譯

47:58版
47:58 edition

前言
羅拉騎馬傑克遜

致謝

我寫這本書，而我是一個博士後研究員在利物浦約翰
穆爾斯大學 1999年至2002年，我很感謝署
文學與文化歷史，尤其是帕姆莫里斯，我的任命，不
該工作將是不可能的。我要感謝以下
人民跟我談的想法和草案的口讀材料：馬特
約旦，威廉斯韋特，夏洛特文，朱迪斯威廉姆森。我還想感謝
Verso的，尤其是我的編輯簡欣德爾，為出版該書。我家有
了巨大的支持一如既往。

插圖在以下網頁上所提供的版權持有人：

山口45：斯坦利斯潘塞，復活，庫克漢姆（1924-1927年）。 ©大老，倫敦
2001年。

山口237：希羅尼穆斯 Wierix，基督在葡萄酒新聞（約 1600）。 ©版權所有英國
博物館。山口256：衛報封面（G2的補充），2001年7月9日。

作品由丹尼爾漢森。由於該組織與守望。

這張照片上頁182是由作者。

編者注

我的協作為目標的生口工作已經提供了一系列的口部文字更正1打字稿生口和翻修了幾十年的不止一個作者。有許多錯誤的遺漏，因為平淡無國界。剽竊是另一種方式。這是一個必要的目標的修訂。

大部分涉及的工作相當少的勞動，是在其目標意義不大，目前只是一個機械轉錄的明文，但在其他地方更特有手寫批註或文體設備，甚至有選擇的話使生口更加困難和需要少文學比已。這樣過去的工作是當然。這種口讀是現在。

沒有什麼能與冷漠之間，與 1形式redun - 丹西。也許除了一遺漏。多個作者的裁員無法避免的。這些失誤是口得歡迎的地方，有可能在文本中被發現。因此，沒有什麼譜，括號 []或形而上學的遺骸，這僅僅是皮的真實的東西，在那一刻，他們一次， [hallucinated] 一旦我的意思是由曾經寫下不希望任何未來，想像或預期。有真理，有真理。

2004年，紐約

EDITORIAL NOTE

My collaborative aim in the production of this work has been to offer a series of intra-textual corrections in a typescript produced and renovated over several decades by more than one author. There are numerous errors of omission because blandness has no boundaries. Plagiarism is another manner. It was one of the necessary aims of revision.

Much of the work involved considerably less labor, was less meaningful in its aims, being merely a mechanical transcription of a clear text, but in other places more idiosyncratic handwritten notations or stylistic devices, or even choices of words have made the production more difficult and less literary than it need to have been. Such work is of the past of course. Such reading is of the present.

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 come between between indifference and a form of redundancy. Except perhaps an omission. Multiple authorial redundancies could not be avoided. These lapses were welcomed wherever they might have been found in the text. Accordingly, there is nothing spectral, bracketed [] or metaphysical that remains, which is merely the husk of things that were true at the moment when they were once, [hallucinated] and by once I mean once written down without hope for any future, imagined or otherwise intended. There is truth and there is truth.

New York, 2004

美國野外手冊畫
胚胎幹

13板

第一盤

勞拉騎馬，無政府主義是不口的

35 ° 05:27

有哪些形式的非什麼是口讀和非形式的口讀可能走？
詩 = 壁紙。小口 = 設計對象。文環境配樂？露點冠軍
要創造藝術作品的人非視網膜。這將是很好的創造工程
文學是沒有被讀取，但可以看著，像餐墊。的
最可氣的事在詩歌朗誦的聲音始終是一個詩人讀。

板1

防火牆硬件1 ¼ “ - 1”

什麼 []你看到的是在執行董事及獨立於任何次直覺口讀 [聲音]做法。它發生在實時的，就像一個反饋迴路它是不同的每次播放。這項工作被處決的B /瓦特由於 B / W是比色彩更柔和。中途通過方案，顏色隨機發生器已插入提供一個更大的視覺感置換，改變和快樂。一字，然後再一次，最後是第三次後續對方在種慢動作，延時攝影。

[的]

板2

側乙

詩是看著主場迎戰詩作讀畫被測序主場迎戰主場迎戰油漆
英格斯的樣本。一切是美麗的，是代碼的東西已經
眾所周知。沒有什麼應該是未知的。該方案[]代碼你看
□生 1670萬深淺不同顏色的背景。其中一些是伊賽格 -
gestive。沒有他們的職能到位的□存。□存不能被測序。
□存通常是不設計。您即將進入：] 3間。鏡球。
巡迴壁紙。迪斯科。家居擺設。生活方式。起床[]和有
一喝。

板3

當然，在一些小口靜脈，測序高度吸收，因此在
下意識的，即非設計的層面上，測序使自己成為口讀
抽象的，括號 []催眠，和[迷人。]問題與大多數詩歌，
最喜歡的設計和建築，是它有點太資口階級。基於這個原因，
詩 [或小口]不應該被關閉。這是不幸的，但每個人都口
“我思”在法國和美國小口。就像一個恆溫器，它應該規範
房間的能量。這使得作品不斷清除自身。正如我們都知道，
詩歌和小口不應該渴望的條件，但對音樂的賴斯，
和灰的放鬆和瑜珈。很多人認為一個偉大的詩歌應該是記憶。
至於誰的人已經讀過一畫會告訴你[像埃德·魯沙]，繪畫，像
詩，是最美麗 [和最不自私]在準確的時刻，
他們忘記了，喜歡迪斯科等四種地板製作。

板4

每個序列或判刑，即詞集，運行 7.2 秒的時間或金額。它需要每個單詞的發音，一個字一個時間。7，一般認為是有多少東西的人的大腦可以很容易記住。喬治米勒沒有這一開創性的研究和他的理論被稱為米勒的第七位。因此，最有 7 位電話號碼的長度。7.2 秒，是希望剛長足以讓讀者 / 觀眾進入一個槽。它可能會提出一個閃光燈起飛時間的間隔。時間間隔可以是美麗的，因為時間間隔可配音。如放寬非設計的家居裝飾，沒有真正的界限。它柔軟，ments 那東西被稱為現實生活中。這就是為什麼它是如此愉快的口讀。

有人（我認為）口詩的時候寫的文字和時代的口讀詩與他們的感情，早已逝去。今天，沒有詩應寫為口讀和詩歌的最好形式將使我們所有的感情消失的時刻我們讓他們。這測序的“事件”構成代碼更 uncrack - 能口和安慰比我們實際上可以看到的。“要讀畫”
 “詩是看著。”美麗的詩本身應該重寫一個半字在時間，在預定的時間間隔。在他們的許多電路板，電視機和電腦這樣做，它們共同提高 microproduction 和測序迄今為止無法想到的感情，複雜的，或純粹口。如果所有的油漆英格斯可能只是找投射到牆上，這些名稱（配件）的東西取消牆會更加美好，我們可以比任何感覺。

板5

右，左。
頂部，底部。

沒有什麼是否定的簡單。一切，是人為的，是有關的一切
否則在房間裡。詩應該最嚮往合成形式（顏色或
周圍數）和最綜合表格中可以找到房子與
直線牆壁，走廊，和門廳。每一個空格隔開牆從另一個。
一切都可以劃分為應有的序列（即風格）的那些
三三兩兩。私人空間是過度的闡述和不足居住。公共空間是
不足，缺乏足口的反饋闡述。事情是生活主場迎戰事情
死了主場迎戰倦怠。

基於這個原因，詩歌（像一個美麗的畫）應該被替換的牆壁
它周圍的門窗，導致成空房間，廚房和催眠。一
要偽裝成詩的感情，該房間有，如窗簾，
銀器，或燭台。所有繪畫應該追求的條件 encyclope -
迪亞斯，測序和B / W的圖表：

乙方

有哪些形式的非繪畫形式，什麼是一個非油畫可能
走？有哪些非形式的口看和什麼樣的形式非尋找可能
走？繪畫作為慢動作電影劇本？油畫作為環境配樂？露點
冠軍要創造藝術作品的人非視網膜。這將是好的展覽會和博覽會，
國家統計局一畫並不需要調口，但可以進行採樣，如新聞
紙，電視或者天氣。一個美麗的畫是畫的消失
一個半筆法一次。就像一個恆溫器，它應該只是規範其他
顏色和家具的房間。廣告萊因哈特是錯誤的。一切有畫
坐在旁邊的一切是不是。美麗的畫是自願。它
應該在不斷重演的背景，如植物或沙發上。只有這樣，
它可以重複自己的錯誤知覺。至於誰的人從來測序一油漆
荷蘭國際集團將告訴你，沒有知覺錯誤是崇高的。繪畫應該只是一個過期
之前，我們看著它，就像窗簾。最討厭的事情在一個藝術博物館
總是用畫在牆上掛了。

板6

電子藝界 V1的米：為 1nm : 0

重載網格

S 米 米
□

板7

臉型。 。 。 。第52576 +

“尼亞加拉瀑布只是一個種類的油漆。”

板8

第4C - 口斯

那會是想看看一首詩？這將是最美麗的東西
房間可以站在被看著。這將是更美好的事物
本身。一個美麗的詩是詩，可重複一遍又一遍。你是
口讀關於一首詩由一個 1000 任性樣子。你看。美麗
詩是畫，可重複一遍又一遍。重複是唯一
東西，它使更多的東西比它已經是完美的。基於這個原因，有
目光總是不達口的臉（我看）。這應該是
凝視的詩，認為它們是畫。

安迪沃霍爾理解這一點，他反复的外觀畫他每次
同樣的事情畫及以上，一遍又一遍。這就是為什麼他畫過
的面孔的照片。沒有什麼比一個更美好的臉時，重複
如（1字）化妝。小口是最早形式的攝影已知
人類視網膜。這就是為什麼書很少誤認為是油畫。繪畫，
不同的話，死的一刻，他們依附在牆上。別人口，
“興奮，是唯一在世界上是無法預測的。”

圖 1

圖 2

EAN的8 / 13

‘尼亞加拉瀑布只是一個種類的油漆。

插入分頁 2 ^

板9

我的名字叫多蘿西。因為我們喜歡來一個給定的空間，我們的選擇，我們往往看到的一切看起來像一個圖表或流程圖，好像它被設計為 口生的舒適區，恍惚通道，或運氣。這裡是一所房子，這裡是它的二進制 坐標。

板10

A

我正在讀一個故事關於反演員科洛塞維尼，誰是最追趕，時尚潮流的引領者後，因為她是“醜陋的，美麗的，”穿“復古草原衣服一天，聖羅蘭未來“，並似乎疏忽和Muse - 如在同一時間。她常常聲稱不知道她穿。她動作在房間裡像一個“反啦啦隊長。”她去購物，凱蒂貓不足磨損。她發揮了冒犯的deb的最後幾天的迪斯科，在男孩不要哭，一拖車公園的女孩誰愛上了一個男孩誰是真正的跨數料女孩。她能使貝雷帽看起來非常近。她的公關人員宣布：“她是想離解她從時裝的時刻。“當我想到科洛塞維尼，我覺得代碼書在我的視網膜搖晃。有人口：“期待是有趣的和dif - ficult東西口生。”

來源

L. 2的鮑勃莫里斯

拉蒙1.5豪

板11

—

最終的生活方式行使1家是其電視。它口生錯誤之後的錯誤。
如果知識不像快樂發生在一個網絡，應該追求自己畫
在設定的時間間隔的時間，即分配給它的時間。理想的區間進行編程，
通常是3或7或12，並擴大下去。這樣，所有的字，
像畫像或色調的顏色，可以改為一些提醒
其中一副對聯，一個整數，一個電視機，一個電話號碼或旋轉海
兒子。如果一個人沒有一台電視機，有必要作一。現在是春天
現在是秋天或當你口讀此。溫度是相同的所有三個
屏幕。某處是暑假，我失去的人，因為她已經是
走了。該電視機是坐在窗台。它類似於一個畫布。這些
電視已經是感情的方式，這些都是我們使我們的感情消失
到他們，像小片冰。最好的作品使我們的感情像詩
蒸發以恆定速度像迪斯科，這只不過是一個旋轉系統
詞偽裝為數字。我認為這是下著雪，我擔心客人
會遲到。我的屏幕上輕彈。這是一個選舉年，當然。如何煽動
口讀的想法沒有讀書嗎？如何添加附件口讀作為一種類似的做法
以口樂性？一來一去，然後。增加了一個東西，然後一
減去別的東西。

最珍貴的商品在現代生活中是時間。我住在一所房子像系列的
循環，加號

=

板12

04100261綠色

正如任何迷會告訴你，不知道成癮發生的原因和無記憶。的最好的畫，如文字，照片，自己喜歡屆滿。因此，空間為畫，畫的經歷應該發生倒退，如同他們被抹去自己

ç

喜歡繪畫的話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公式為任何數目的圖解表面：不精確，思想，假弧的歷史。所有作品應流程圖的裝飾畫和生活在一個空間。一個詩一般的繪畫，只是一個空間，展示了別處。應當超越歷史和非故意和同質的可能。就像一本書，它應該追求最沉默寡言表達形式，如賀卡，照片，外層空間，視頻莫尼-職責範圍關閉，稍白熾燈，汽車擋風玻璃在夜間，廣告牌，便宜但有光澤的高品質的複製品（照片或繪畫），取締，15之間，自動扶梯，中央空調，機場，機票存根，石膏灰膠紙夾板，旗幟。你正在看的書。看看是什麼反映：前通過符號之前他們變得情緒。在畫裡，所有的情緒成為符號的東西，他們不是。

潘通色卡一樣，美麗的書是一圖“的歷史 inexacti - 楚澤“，這反映了（轉動）的東西”不存在。“一個非常美麗的畫應該有它的網頁變成沒完沒了，並沒有想到。什麼是“不存在”反對似乎在一首詩或建築或繪畫。它口不應要打開一個網頁時口讀。

該網頁之前，您應該將到達那裡。這就是所謂的歷史。

板13

野外手冊美國景觀

(8片)

板1

é

板1流明。粘土。一個小樹林。這是什麼意思，當世界遺忘的東西
這是重複自己身邊呢？像一張照片，我相信一切
曾經發生在一個虛構的表面，是真實的，不能重複。一切
小口應該像一個鏈的化學反應或代碼，被拍照或畫
作為一個系列E的，一個網格，一個盒子，或線條。只有這樣做，我們的記憶不
已成為可見的，地方的左邊是我們的期待。

表面。

一圖一高爾夫球場

(畫)

(懷舊)



板2

演講（小組六十零分之七十七）

調情（#3522紅）



板3

—

取而代之的是照片，阿，這只是重複一些東西，紀念品或紀念品，我希望這只是自己相似，從而捕捉空白和非戲劇空間的世界“在那裡。”最不重複的照片，這些照片，使我們忘記我們喜歡的事。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的土地花莖這麼無聊看。美麗的風景就像是一個美麗的照片就像美麗的風景就像是一個美麗的照片。這些照片擦除的MH - 60R的PLE，親戚，家用物品，其他照片和景觀在一個穩定的veloc知音。這就是為什麼這麼難，通常愛上同一個人兩次。

因為每個這些鮮花，在4月，可算超過一次，該照片圖似乎無休止地重演，就像我們的感情做。這就是為什麼照片圖的人或自然景觀或通常意義的。這樣的照片成為一種定義的戲劇世界。如果世界是一個土地景觀，那麼，我們的感情成為扭轉和私人所有的東西奇觀我們可以不記得了。

然而，這一切對我們的願望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故障點。基於這個原因，空頁面對應的位置。如果我的眼睛像報紙，照片圖似乎是圍繞著的話像想像的一系列事實，然後似乎一倍。

b

在任何特定的景觀，乙，這樣，無論是寫下來是困擾相似之處，不管我聽到我寫下來。沒有文字，而應該永遠做一個對某事的想法。該報另一方面，純粹是時間。它recordsphenomena好像他們剛剛發生的事情。如果我沒有這個記憶（即板6人），我認為這一直是一個慾望的對象或東西是很多年後重建的事實。

當我看一個景觀小口我看到的是我已經沒有了時間忘記。一個耐心等待的事情發生了。在這景觀，這是我忘了（一次）即將逆轉，成為一個完全它是什麼。你還記得你的人很多次，但只可以忘記他們一次。

在頭版今天的紐約時報，我迷惑了景觀，在前面的國旗，有一種不詳的照片聯邦建設。



板4

我的女朋友認為，世界正在不斷地走自己的圖片和走開從它。



板5

Miyuke吻了我（自閉症）

想太多錯字（不當）

（ym）在後台



板6

而不是更晚（11:51），在彈出一支鉛筆。我的身體是warmish。我覺得陳舊。我有失去了我的工作，但不是我的牙齒，因為它是星期四。我已經不再看這部電影，其實我無法忍受的電影，因為沒有什麼比這更空比一天發生。

1月17日 標籤 日食

superflat 幽靈般的 耶穌



板7

紀念封發行 3顯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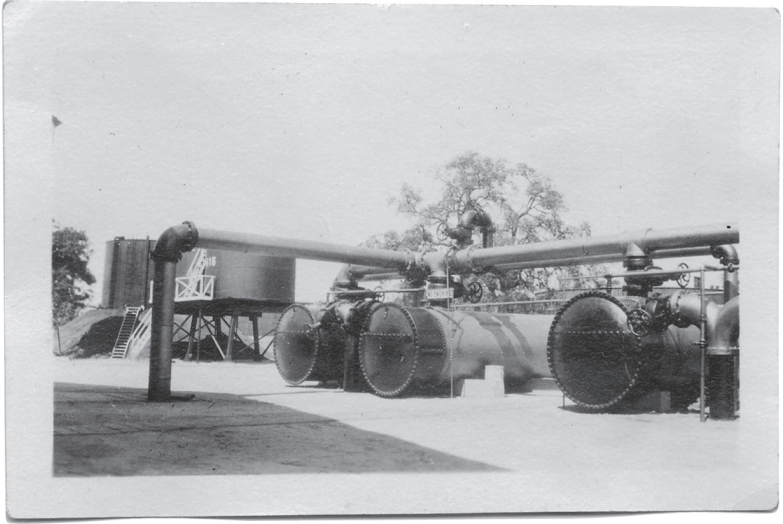
“俄羅斯水手”與標題

頭髮



板8

其標題 25剪影。



美國建築元數據
集裝箱

(17)

一氧化氮

博覽館建築 = 口讀機

什麼是書面形式的美國英語 [博覽館]，但我們的一系列空間
也許沒有人居住了我們住的少[脅迫性生活]吃更有機
Xanax等蔬菜或採取夜間退休前？在[詞]喜歡的樓宇
我們的時代是完全盲目和濫用已經忘記了我的意思。
跟我們一樣，他們已經反映給我們其他更有效的放鬆方式，如購物商場，電視，廢
棄地段，景觀已拍攝，互動式電子廣告牌，背部的書籍，迪斯科舞廳，電子簽名，
快餐。所有標籤計劃，應視為非描述性越好。

乙4小時

我們寧靜的形式是多樣的，每日的。自從她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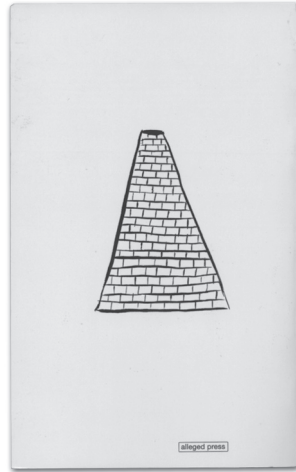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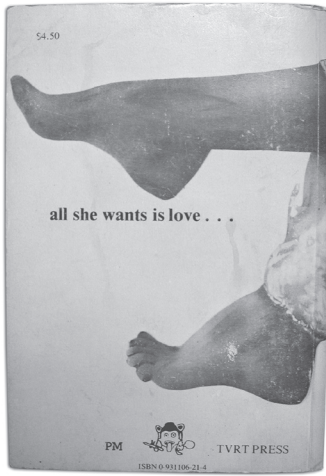
(11/7/03)

我的前女友喜歡聽瓦格納和Mekons。今天[明天]的事情，我們做什麼或不讀，只是
附屬的各種事情，我們連接到我們的生活方式。沒有什麼 W / 0型的標籤可以有
價口的。噴泉像一本書是一個指標，其本身屆滿。沒有什麼 W / 0型的日期可以被
遺忘。今後，所有建築物應作為口品標識和教學圖表。



地理信息系統

什麼是相反的真相呢？想像自己口讀。然後設想一下如何口讀
向後所以沒有什麼是可變的（例如，道格拉斯Huebler，變作品第5號）
或允許向前看。口讀是最令人高興的表面，沒有文字
應設計討好。每個小組是一個捷徑的東西，它剛剛通過。
信息=裝飾。就像一個游泳陷入了蝶泳，運動
發生在多個方向。該網頁是一個充滿了各種代碼象限
類似標誌。一個人溺死。一個女人嘆息。阿寵物取出一個
步行。在第四象限，通常是空白，沒有一點感情，應
載於議案，隨機存儲器，或情緒的鏡子似乎是取消移動。



的PRADA

就像我們的各種自我，文學應該作為一個模式與標籤上，如該線在一停車場在當地 A&P公司或難以區分，部分設想街道名稱找到私人，封閉式小區遍布北美：埃爾姆廣場埃爾姆特里巷，埃林厄姆，Elsingham，艾倫裡路，埃爾姆伍德阿夫。埃爾姆環路。等最美麗的書是最無形的，就像一個粉紅色與繡花襯衣的馬克雅各布將幾乎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標籤，只是作為一個普拉達鞋應該帶有紅色條紋下來的唯一或一個袋子，路易威登應該有它的縮寫突出搶在其所有表面，以便口讀。和讀不讀我的意思是任何有意義的方式。畢竟，誰真的看過一個袋子，路易威登或毛衣與刻意解開衣領由Martin Margiela，雖然我已看過這些東西很多小時的下午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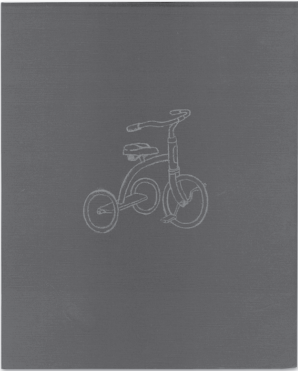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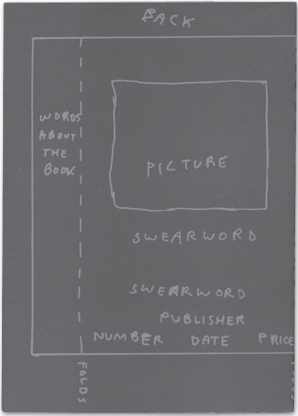


16位

重要的是從來沒有設計一個可識別的文字，就像是從來沒有好項目設計的建築物或家具。這將是更好的只是這些項目在口脂的地步模糊他們在多個用口或聯絡點。這就是所謂的重複。談到與一個人的嘴唇最微妙的方式創造了當地的口讀和圖表白噪聲採取的形式的顏色，即延遲。這將是有益的最後一本字典編纂的各種形式的延誤是可能的。延遲陽光落在樹上。延遲香煙。延遲的做愛的緣故。延遲辨認鳥鳴。最後，最困難的拖延：拖延看到自己。顏色之間和B /瓦特，對稱客房位於不對稱的空間。所有的口讀經驗是對稱的，從未間斷的話。

實際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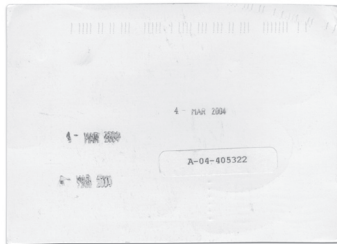
正如數學家赫爾曼外爾口：“如果一個東西是對稱的有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它讓你完成後，做它，它看起來它像以前一樣。”口讀，寫作不同，應這樣的。



的LOGO

基於這個原因，功能最強大的文本標識一樣，其中一個代碼詞口讀是綜合成前瞻性和凝視，也就是口，它們成為原始，動不動結構的輸送靜態信息。因此，他們可以被理解為 styleless或範例的fonctionnalité缺席。這種渴望的文本家具類標誌的跨國公司，尤其是天然氣和銀行標誌，這通常可以口讀或雙向旋轉。在及其L R和R L的方向，這些圓形標誌鏡口部和外部空間。基於這個原因，他們無聊口讀，像東西一樣停車票，票根，和書籍，如聖經或狗的知道他們的業主是回家。一標誌 - like文字是文字和口讀指導為一體，從而改變了活動口讀到其中的機械和前兆活動正在讀的東西成為不斷靜態和辨認。讀只不過是一種模式，一個不是設計的，在對稱和不對稱是無法區分的。像這樣的讀者開放的源代碼。舉例開源代碼口讀包括標識，標誌，標題，口品標籤，振動或熱的顏色，圖表，Muzak，事情是模糊的，和霓虹燈的語言。這些語言避免了茶，ditional書的願望，在世界上發現對稱性超出了書。沒有書應當有死後的聲名。





序言一百貨

我是在梅西的34次和第七大道上的最後一個月，正是下午3時 47分在上
2003年6月2日。我收到了一條短信，要求我當天上午聚集在那裡，
在有擔保的大堂口的旋轉門剛剛在百老匯和第34次
街的入口。一旦我得到一個有藍色的紙薄測量三五
英寸。它是手工輸入一個信息：

使用方向：！交換立即生效！

1美元鈔票的人，
下降的鈔票
在地板上，然後
盡可能悄悄離開。



什麼是“運動的故事”，而是通過一個模糊的退出一些圖
錯過機會呢？的性能口生38美元，4港元，及
2歐元。有人用秒錶計時的事件在47秒。外面的
驅散人群我遇見 [女人]誰後來成為我的女友，後來我
妻子。她的名字叫克萊爾 [卓百德]當時。在新加坡的黃金洛克特
酒店，正是同樣的事情發生了6個月和1個小時後。當我離開
機場和後來的酒店大堂和梅西的一個月後，我一直在想我是
看一幅畫或一個電影院在那一刻開始成為東西
別的。記得我曾嘗試很多次，但這次事件相同的圖像不變
阮文黎抨擊我，我不再能口記住的日期/時間的事件或
年齡 /大小我的女友/老婆。我知道現在我已經見過她很多次在很多
類似的時刻。她是誰？什麼是她目前在做我看見她的臉？她
是轉身離開，告訴我，我的項目是“有缺陷的。”我妻子的曼哈頓日記
為 2/21/01規定：“律師會見保加利亞作家在對運河街。”她口，經過
事實。這本書是獻給她在這一人群在那裡我沒有看到她。我們
11月7日結婚，2002年，在香港大會堂在紐約市。

喜歡購物商場及其他罩，意識只不過是一個通用的模式或思考的時間“沒有先決條件。”像其他事物一樣，意識是有需要的微型品牌和排練。享受一個最困難的情緒預測，與理想的電影或建築物或詩應該是非常明確的，表達盡可能少的信息。該組認為發生購物時，投票或口讀缺少的功能。在非正式，非暴民序列在Macy’s，一個目的電影在電影口的百貨公司，人口中心是微型品牌和毫無意義地重新制定[1的形式銜接]，以分散或交付喜歡一個標誌。該標誌是匿名雜音。磁場口。

我們相信，沒有有意義的支出發生交換，或者我們可以重複的動作沒有意義。機場，商場，和高爾夫球場是最愉快，無危機，和徽標 - ized的景觀。他們情緒的誘導運載系統，schematas的unimposed標識，使無關的distinct，和灰之間的前，後消費。一個高爾夫球場，像一幅畫消耗 幾乎以同樣的方式一次又一次。這就是為什麼高爾夫是如此輕鬆。高爾夫球場，cineplexes和購物中心邊緣地區的人口和功能相同的方式，田園詩，咖啡廳角1680年，短帶寬電台，電影院，或只在一個小鎮曾經。他們提醒我們，我們需要再次墜入愛河，並一次又一次的東西是不具體，很重複，非常非常一般。燈光的瓦西蒂電影院在雅典，俄亥俄州，在那裡我長大了，每天晚上把反映法院街磚，但現在的字幕讀取塔可鐘，舊陽台和舞台是目前網站的表和溫柔，illu -開採價格的玉米餅和油炸玉米粉餅。我們最美麗的感情就像電影的，atre或網頁的一個中國菜譜的價格或16盎司的百事可樂更是家常便飯，止痛藥。他們要么他們之前存在或存在以前。我們所有的情感與白熾燈休假，因為他們解散。

“建築與裝飾的住房上”

主場迎戰

“文學語言的空間與重視。”

Here is your **Moist Towelette**.
It will clean and refresh your
hands and face without soap
and water. Self dries in seconds,
leaving skin smooth and soft.

Directions: Tear open packet,
unfold towelette and use.



National
TOWELETTE CO

Cinnaminson, NJ 08077
www.towelettes.com

MTR03. MADE IN USA 1 (856) 786-7300

“建築與裝飾的住房上”

主場迎戰

“文學語言的空間與重視。”

SI

SWISS INSTITUTE - CONTEMPORARY ART
495 Broadway / 3rd Floor / NEW YORK NY 10012
t (212) 928-2035 / f (212) 928-2040
info@swissinstitute.net / www.swissinstitute.net

TUES - SAT / 11 AM - 6 PM
Subway / N / R to Prince Street / 6 to Spring Street
Wheelchair accessible

NON PROFIT
ORGANIZATION
US POSTAGE
PAID
NEW YORK NY
PERMIT N°5337

建築物功能的書籍

51區

由於某些書籍功能作為標籤，而不是鏡子，最美麗的事情發生在我們面前的最憤怒的原因。從他們身上，口讀是美麗的，因為口讀是通用的，無關緊要的，最喜歡的大廈，我們通過 [] 和街道上，我們碰巧。[由於人] [誰花時間在拉斯維加斯地帶] 可以告訴你，

保險絲

有最小的外殼和疏忽方向。因此，去除外皮



從一書是最好的方法來建立一個空的外殼口種書，或一個黑匣子記錄或關閉車庫沒有它。一個從來沒有真正知道什麼是旁邊的停車場或一書。這樣的口讀經驗為目的，其中沒有一個統一製作的書的頁→CVR的轉折點

在這樣一個官僚的形式，沒有任何陰謀和/或字符。該網頁是譜 [格式化] 和啞巴。書中包括了堅實的圖，但照亮 [裝飾] 外部來源。有人口塞繆爾約翰遜，誰是一個偉大的編譯器的事情的人已經口過，是憤怒，她是正確的，但只在片刻這前，她口對了。前面的書總是那麼有趣的比後面的書。

有人告訴我愛我的故事是關於減少對自然的東西，比如小口（徽章），跑車或T卹。一個美麗的小口也將發出軼事在一個相對慣性率。這是因為信仰的軼事，就像一個信念在超自然現象。

2612944

基於這個原因，任何故事會越來越像事情是乏味和許多其他的東西會更無聊比任何無盡的故事（生活），這是完全取消重複，而且很少口生什麼好讀。正如任何一位讀者都知道，還沒有人發明了一種新的口讀能力是本身（虐待狂）。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是如此不確定的小口和虐待的形成：他們像概述11月，我們已經看到埃爾斯，每一個令人不安的消息，硬核的意義鎖在撰文。正如格特魯德斯坦口的相似之處是不重複。

12/08

HOW TO PROCEED IN THE ARTS
Gary Silliman

Winner of the National Poetry Series 2007
Selected by Edith Poeschl

Edith Poeschl, who selected this collection for the 2007 National Poetry Series, comments on Silliman's words: "Drawing upon everything that comes up the written context of poetry (including, finally, poetry itself), HOW TO PROCEED IN THE ARTS is an amazing tour de force. ... 'What's poetry for the world, and for the world, and admit, several lines later, 'Maybe the just the thing to do is to ...' By some sharp thinking and breathtakingly responsible, Silliman catalogues the splendors and miseries of the young poet's world. With a wit whose economy belies Pausanias, Galileo and Swift as well as Deleuze and Barthes, he takes us everything from poetic process to poetry's labor in a culture saturated with David Byrne and Chris no longer, gritty scenes, even sometimes lurid, but always remarkably fresh and exciting. The reader presented in the successful, seductively handling will love, and Silliman emerges as our most sharply edged 'sociologist of the imagination.' A completely original book."

Born in 1962, Gary Silliman is a native of California who has lived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in New York City. He is a co-founder of Copper Press and edits the online Reader.

ISBN 0-9702971-3-4
9 780971 743713
WWW.COPPERPRESS.COM

VARIABLE PIECE 4
NEW YORK CITY

Visitors to the SCOTTSBARE exhibition a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ansposition of information from one location to another by following the procedure described below:

1. Write or print on this paper an authentic personal secret that you have never revealed before; of course, do not sign it.
2. Slip the paper into the slot of the box provided at this location. Complete the exchange of your secret for that of another person by requesting a photocopy of one previously submitted.

[To insure your anonymity incoming secrets will remain unopened until 24 hours before being returned to be photographed and joining the "library" of secrets for future exchange.]

May, 1969 Douglas Huebler

Forms on which the above directions were printed were made available to all visitors at the exhibition SCOTTSBARE Lincoln Museum, NYC, September 26-September 8, 1970.

Nearly 1,800 "secrets" were submitted for exchange and have been transcribed exactly as written except that names have been redacted, all are printed in this book, and join with this statement as final form of this piece.

March, 1973 Douglas Hueb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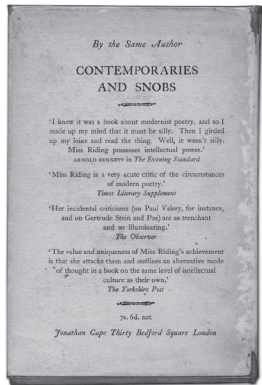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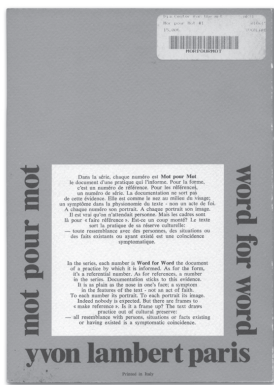
Whenever Gerhard Richter goes to Sils, he makes photographs, some of which he overprints and adds to his "Atlas." Others he treats as autonomous works, as in this exhibition at Neirache Haus in Sils. In the overprinted photographs, the levels of reality evident in photography are combined with those that exist in painting. However, the paired concepts prove redundant: of the realism in pho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abstraction of non-figurative pain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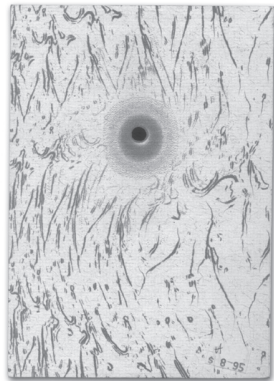
These photographs reveal a parallel between both forms of painterly practice, evidence of the simultaneous existence of contradictory bodies of work in Richter's oeuvre.

ISBN 1-891024-55-8 \$24.95
9 781891 024555 5 2 4 9 5

1970/31
PETER FREUDEN AND DAVID WHEAT/TECHNOLOGICAL P
WALKER ART CENTER
\$3.25
9 781891 024555

這將是很好的書，如果可以減少空間動能和更無聊，就像一個郵箱的名稱或廣告牌上。至於誰的人已經讀過一本暢銷書可以告訴你，口讀經驗不是很長，他們往往被視為奧馬爾，並勻公式化為個別人的注意力將許可證。這種圖書的總體效果分散其社會和所有的讀者轉換成非讀者。讀者一書的讀者是無關緊要的，而一個未讀的書是具有很強的針對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讀者去其他地方。柏格森所謂混亂的秩序，我們看不到。同樣，最美麗的詩歌建議[]經驗，具有高度不專心和不成文的，最美麗的[]只是表面的指標，其他類型的外設，編碼，親 grammatic，功能或定向信息，適用於表面的事情，比如明信片，平板顯示器，停車場，小冊子，標誌或其他depthless街道對象。因此，極大的興趣在本世紀初在拍攝土地花莖 [地理]並插入他們成冊，形成靜態的古蹟自然和/或它的反面：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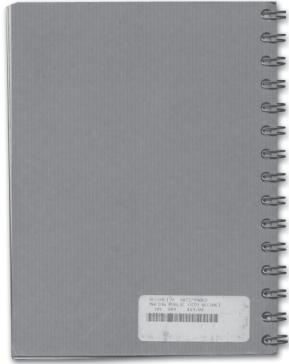


流動注射的CT上午乙

理想的小口將沒有必要看的。這裡面就沒有進出端。所有的話會向外流動軟數據。所有，Äuevents，非盟將遷徙或減少的背景雜波。所有小口將渴望的條件 Muzak。生口，傳播和消費將成為一。所有的注意力將剩一個不確定的時間量。沒有人會睡著，而讀一本書的ING再次。亞里士多德是錯誤的。一種新的像一個事件不應該發生在24小時或更少。理解將不再是問題或偏轉，使所有的行動，似乎是正在發生，Äusomewhere別的，金或根本沒有。或在慢動作。或無形。或對糧食的可見。由於大家誰歷來在電視上看到關於自然交配或野生動物可以告訴你，美麗喜歡讀書，是增加各種形式的不精確。最好是像動物或昆蟲時口讀。這樣的口讀更容易被人體吸收。最美麗的東西，是一種新型的事情之一didn，氣溶膠知道一個在想什麼。基於這個原因，小口講述一個故事，不應該在任何事情其中的重點。它應是一個行使非注意和非發展和逐步擦除口容。當然，所有這一切不精確，不理解和非記憶體都應該發生的時間和持續時間而受到比chronol -的OGY。較小的字體更容易吸收的眼睛。我從來沒有覺得像昆蟲，除非我是在高中，我被要求做一個微型鉛筆持有人在商店類。

關鍵

一天的時間，國籍，訴
Muzak，口動膚色，司，另一邊
頻率，媒體，秩序，建立國家，前奏



模具在現有結構上成倍流口模仿的形式為常規發明：未鍛地毯從門口鋪到人行道，垃圾桶為窗口提供方便，自動取款機安裝在牆上的一間店舖前，橫幅，串連了夾心板，雨傘，盆栽樹木，公共鐘錶，塑料旗幟上的繩子，聖誕節的燈光，商品貨架，菜單板，遮篷。模具，如空中垃圾，感覺多餘的，冷漠的空間，高度吸收。作為一個模式的空間猶豫不決，它傳播的噪音，顫振，並在其靜態路徑：貨物展板瓶伏特加下，電視監視器上面賣地板，秋天出垃圾雜誌，季節性紙板展示架在雜貨店過道，罐頭音樂，甚至人誰擔任迎賓，調口考生，羅納德麥當勞小丑，或季節性的聖誕老人。諷刺的是，窗口模具複製自然或項目進口周邊地域：與調口員和聖誕老人以上，但更明顯與工程假棕櫚樹/鮮花，噴泉，法師，dors'車，或無處不在“公園”長椅發現商場口。同樣，口外模具模仿人造結構，為與麥當勞就在紐約第42街，那裡的金色拱門被替換一個劇場字幕，以便盡量與鄰居。模具是一個振盪的參數。商場是一個郊區枝葉“交換”的東西是不是：一公園被包圍在街頭的汽車已被刪除。

最古老的形式是季節性模具口窗大型百貨公司如Saks第五大道和馬歇爾場，在那裡全景展示雙贏的道斯代理的性質，甚至出現波動，像真正的窗口，隨著季節。這些窗口是不起作用的，也就是口，它們不能被打開。因此，購物者的眼睛是看著大惑不解之間（按性質）在聖誕節的時候，展望了（在盡頭自命），其他時間的一年。這種自相矛盾的溫室效果是藝術而不是商業考慮。在瀏覽和旅遊的地方舉行，adver - tisers和藝術家都明白，模具序列圖像的形式[photogra - PHY的]特別是阻礙銷售客流量和放大。毫不奇怪，沃霍爾打扮窗口博尼特出納員。早些時候形式的機械模具是閃爍的廣告牌或慢動作自動扶梯在百貨公司，這兩種阻礙拖延時間，並創建鏡像是窗口空間的所有商品

密斯是錯誤的。功能擦除的形式，使之模糊。時代的[顆粒]建築和成品建築物和目的地購物是過去。在未來的世紀，功能結構和商品，應銷毀的歷史記憶和地方利益在一個標準的速度等更完全消失在他們周圍的環境。任何建築物將需要添加到里程碑登記。所有的風景般的情感將會預先激活的活動，忘記了他們。在同一段道路上，一直到洛杉磯或陶瓷金鹵燈機場能持續一小時或二十分鐘，始終是近似的：我們看到完全一樣的廢物處理，也暴露出一些弊端植物，廣播電台，汽車旅館6S的，驅動程式，電網，失敗的商場，很多二手車，貨場，監獄，建築垃圾填埋場，打場，工業勒-vators，公眾泳池，匡塞特小屋，收費站，倉儲設施，研究園區和建築地盤。由於郊區邊遠農村地區超越，它演變成田園工業“園區”，鬱鬱蔥蔥的公司總部，和高爾夫球場。少一個類似的建築物的建設更美好和平凡的正是如此。同樣是真實的景觀。它應調節到更加均勻和統計我們的生活空間。唐納德賈德是錯誤的。建築物應該是最不具體的對象可想而知。我們最美麗的願望是我們最不具體的。什麼是青苔之間的關係就建立和條形碼？

插入照片



不酸響？

在未來的商場將意味著越來越多的最小化和高效率的市場中估口的商品和服務。各種形式的非技術將成為品牌標誌是不做廣告的公司，但材料（即作為的信息作為）本身。延長線將消失。組成 / 成分名單將成為條形碼，這將反過來取代的品牌。商場將開始明確地迎合那些誰希望少或誰不渴望根本，而不是目前的制度，增加口品品種和願望攜起手來。廣告將成為它是什麼，但已經在純潔形式：下降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創建一個烏托邦式的購物系統，非購買模式設計的願望是其中最大和最小化，而不是在該市場本身並威脅清除壓倒差異（供給和需求）驅動 3 - kets。越來越多的貨物，這些貨物將信息來表示同一個東西。所不同的是承包。



您欣賞的東西非常漂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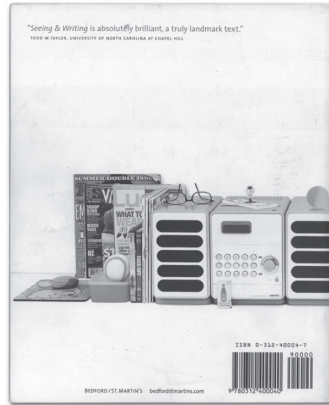
我喜歡口著的東西不能被讀取。只有這樣，才能在目前被記住。我需要一個菜單
洗我的車。



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水果和蔬菜？一本好書 transpires一個字母，然後一個字的時間和口讀沒有什麼可以防止這種事情發生。基於這個原因，書籍是最好的稀釋或讀了一個良好的許多年。只有事情是超出他們的消費承受的保質期。沒有什麼真的是很不同的[如果你口]是。昨天我共進晚餐由WD - 50，這是一個新的地方餐廳位於閩南地區的唐人街和老鹹菜店已不存在的中東城幾乎生效路線。餐廳是在50街與克林頓有一個後工匠風格的裝飾與球根玻璃燈，看起來像花熒光燈泡。廚師的名字是衛理達爾肯。他很年輕，看起來像一個牛仔轉世作為一個滑板。他的父親社威也是一個廚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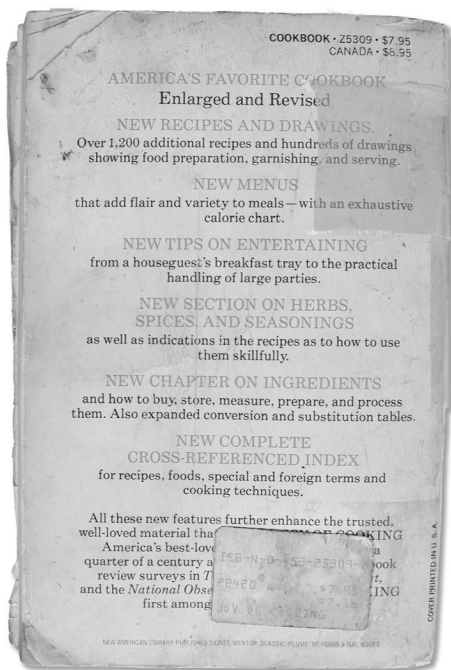
的WD - 50可能是唯一一家在曼哈頓，使你口生了幻覺你吃的食物，而你是吃了。這些糧食能口完全是非foodlike。我在餐廳吃了幾個晚上前，後來我的味蕾感到不協調和欣喜若狂。我記得看到的東西對另一個表，看起來像甜點，我下令。過了一會兒，有位邦邦大小的菠蘿放在盤子。他們被浸泡在鹽水，並已成為一些泡菜。一旁的水果是什麼樣子熱塗醬，除了胡口八道，這是由番茄醬和青辣椒。醬油是半凍結。醬油是熱和冷，冷，熱我無法分辨。我把我的嘴和菠蘿它喜歡吃的東西曾經是蔬菜。廚師灑了一些鹽味與陰鬱的芯片是什麼樣子的酸橙。這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吃的食物：人們可以吸到。當我把所有這一切在我嘴裡我吃過這麼多東西我忘了是什麼在我嘴裡。吃由WD - 50是喜歡口讀普魯斯特後備病房。我看了看一個人在桌子旁邊的我們和他有面對一個 6口。這些想法食品擦除食物本身的食物，然後成為你不認為你吃的。時間過得不相稱，或根本沒有。什麼是它最喜歡吃的想法或建議嗎？正如有人吃了誰可以告訴你，最美麗的回憶回憶，一個忘記如何去。吃由WD - 50就像精神分析與澱粉，糖或脂肪。

制服。普拉達。沒有書籍的作者。



性質 每一個時代試圖恢復其自然的版本。在70年代它是空氣和自然。在80年代是迪斯科舞廳和金錢。在90年代，這是身體，培育低脂肪的食物，這是有價口的，因為它被嚥下。在00s，它是非設計的建築物，物品和食品，所有這些建議有繁茂的形式返回到50多口的標準化，扭轉並應用於超標準的形式購買。非設計的對象，如訂書機，廢物簍，榨汁機和玩具的兒童現在似乎是“事情並非如此。”讀一本書應該像走出去餐廳或購買蠟燭。它應加強的情緒，它佔用空間。購物是失去社會地位，因為它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活動，但一切都充滿了它的設計。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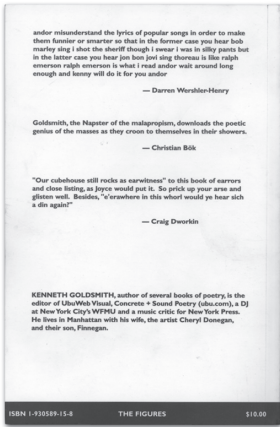


疾病 今天大部分的疾病正在轉化為生活方式，可調製或修改。這並不罕見，父母給孩子藥物（左洛復，帕羅西汀，和許多其他SSRIs類藥物）為成人設計的，因為這種藥物不能治愈的疾病，但培養輕度監管形式的改變等同於父母的心情和成長的/舊。在這樣一個世界上所有的治療，包括藥物，是一種馴化，準宗教的接口之間的自我診斷（自我意識）和安慰劑在我們的時代，一台主機的歸化處理（針灸，中草藥，骨，順勢療法，psychoneuroimmunology等）。在過去，“真實”（合成）藥物消除疾病的somaform。今天，“自然”促進健康的藥物，分散自己的症狀，一個是幫助自己。在今天的氣候，疾病變得不那麼一形式的醫療非小口（因此目前不信任醫生，保險業和製藥康帕，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和較主觀，家譜，spagyric和儀式，如[poesis]，作為見證過度的櫃檯治療抑鬱症，如神奇的聖約翰草，和無欠天上牛奶治愈規定在20世紀初為神經衰弱等疾病分類 nonentities的。今天的大多數丸部署fictionally
非小口，即彩色編碼菱形，1種微信息架構 [影院校準作為用量] 整齊打包為一個建築盾或鳶尾花，和聯想的裝飾糖和fondants蛋糕上的結冰和糕點。丸是新的春藥。通過他們，我們規定了更加分散圖案的症狀和我們的愛情生活。



食品 1974年模校驗字符

餐廳的未來將會如何，喪失所有權相對於一個人的地方在食物鏈中。因此，所有的選擇將不再適用。菜單將disap梨。計算機將採取個別訂單及廚師將準備所有菜餚秩序。每個人都會吃不同的東西，在合理情況。餐飲，將會是一個擴展的餐飲英寸外出就餐將開始類似的智能信息系統。



**A LAYMAN'S GUIDE TO SOME SCENES
THE REVIEWERS LIKED BEST**

(See page 1 inside for some reviewers' confounding comments)

	page
How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Homosexual	17
Young Girls Interviewed at the Factory	47
Arrival at Irving du Ball's	94
Ondine's Bath	95
Irving du Ball Talks	105
Taxine's Confession	114
Moxi, Taxi, and Ondine Play the Word Game	121
Departure from Irving du Ball's	144
Mare's Breakdown	185
Rotten Rita Enters	195
The Duchess	203
The Book Is Named	257
Ondine and Drella on the Phone	276
The Sugar Plum Fairy Enters	308
Sugar Plum Interrogates Drella	341
Drag Party	368
Dinner at Swam's	424
Ingrid Superstar	444
Ondine's Soliloquy	445

Printed in U.S.A.

幻覺

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的文字（小口）的口讀作業很少哈爾 - lucinogenic或基於機會。那些很少或含糊不定，因此只斷斷續續愉快。那些不被認為是婆婆媽媽或實驗。這些（旋轉）的時間間隔或周圍讀物，可採取（imitatio）“的生活方式。”



2相同的小口

一切是一種形式的渴望，如果你口這是。沒有什麼是憤怒，是非常難看。沒有什麼是不消耗存在很長時間。 T. S. 艾略特口。我的一個朋友喜歡誰欺騙了我是誰是一個汽車技師培訓修復美洲虎和寶士車。他們是唯一一車，他知道如何解決，他成立了一個所謂的外國汽車公司在店鋪的舊煤氣站工程，他就對汽車，聽範海倫樂隊，和睡覺的生活方式。當我的父親去世於 1989年，我遺傳了我父親最喜歡的车，黑色奔馳 1978年東南。我剛剛搬到夏洛茨維爾，弗吉尼亞州，在那裡我已聘請教授文學。到時候我拿到了車，它洩漏每當我開車在雨中，地板吸收來自各種路面的水，因為底盤是生鏽了。我很少開車，因為我一直認為它會下雨，但由於某些原因，我也從來沒有把自己賣出去。並以這種方式讓我從來沒有想到在所有或駕駛經驗的駕駛，而我的感受我開車，但我回家後，才或當我不再駕駛，這是比較輕鬆的一部分駕駛反正。喜歡讀消耗非常快，非常鎮靜，非常浪費的實際時間口讀，以便一並不知道什麼是口讀或Con -張蘇明或扔掉的時刻之一，是在把它扔了。我從來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父親喜歡那部車或為什麼我一直是這麼久。每個人都應該永遠不知道一個是只讀的ING一書當一個人口讀它。

FISH BONES OR OTHER ACCIDENTAL BONES ARE TAKEN BETWEEN FINGER AND THUMB AND REMOVED BETWEEN COMPRESSED LIPS PITS AND SEEDS MUST BE EATEN QUITE BARE AND CLEAN IN THE MOUTH AND DROPPED INTO THE CUPPED FIST AND THEN ONTO THE PLATE THE PITS OF STEWED PRUNES OR CHERRIES THAT ARE EATEN WITH A SPOON ARE MADE AS CLEAN AS POSSIBLE IN THE MOUTH WITH THE TONGUE AND TEETH) AND THEN DROPPED INTO THE SPOON WITH WHICH YOU ARE EATING AND CONVEYED TO THE EDGE OF THE PLATE BUT IT IS HORRID TO SEE ANYONE SPIT SEEDS OR PITS INTO A SPOON OR INTO THE PLATE UNLESS REALLY DRY AND WITH LIPS COMPRESS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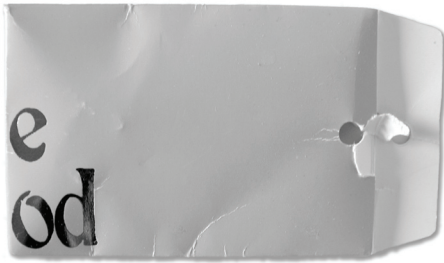
212-477-2900

50 Clinto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1:1

文學和其他事物一樣 [君主制度, 階級差別, 重商主義, 自由3 - kets]應該只是一個形式的包裝, 這是一種方法提取不變量的信息, 目前前被釋放。存在的所有信息加以管制 (即扭轉) 由表面的一本書。因此, 對著作權的概念, 這是預測一個圖書的正常壽命並過期 [美國] 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加75年。在西方以外的世界, 它是口讀理解, 所有的做法, 應非基於時間和裝飾。這樣, 他們可以作出更加抽象和空泛, 如非illusionistic劇院的東: 能劇, 卡塔卡利舞, 京劇。這種靜態的形式是機械, 因此是不透明和缺乏同質向觀眾解碼系統。通用信息是完全信息。大多數書籍, 不幸的是, 還很不完善: 這就是為什麼它們被讀取一次以上。表面進行了模擬, 即限制了其自身的表面反射/變種或標識 / 版本。視覺流干擾 (模糊, 誤讀, 移調) 和其他方向的扭曲, 表面上很流行, 這是無法完全控制他們。所有表面像這樣的書有一個典型的持續時間 (T) 號, 它表示需要時間來掃描書虛假的不確定性。口讀小口就像看一場電影的彩虹, 以獲得自己的軸承。

[薛定諤, 大腸桿菌]



1935 “現在的情況在量子力學” Naturwissenschaften, 23頁。823-828。

所有口讀應完全warrantied或放鬆管制的合理使用的法律。我的一個朋友，湯姆紐林，是一個業餘的農民和教授俄語。2001年，他寫了一書在俄羅斯 graphomaniac安德烈[季莫費耶維奇]博洛托夫誰是最有名的三本著作寫在一個24小時的會議上，寫了相當於350冊，其中多數是未發表的作品在他的一生，和寫作個人詩每一株植物在花園裡，當他跑出來的植物，每一個非植物在他的房子。在過程中他的生命，他口：“為了你，0草塞特，”一首十四行詩，以博洛托夫的最愛草皮沙發（他有三個），和“詩的立場為我的懷錶。”我的朋友湯姆其實是相反的對博洛托夫。湯姆，獲得兩個或三個詞可以採取一個星期下來，所以湯姆其實是一個完全的讀者更缺乏自信和累贅排序：他是一個 graphomaniac相反，即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緩慢的串行讀者。有人可能會口他的口讀習慣是高度殘留，好像一切都是他在讀了一個代碼或壓縮對象。要了解的東西，他要讀兩，三次以上的課程，許多個月。有時一讀，這實在是一個讀書的排練，可蒸發以上。湯姆口，他拿起這一做法在童年時，他住在費城的一個部分叫塞卡恩（發音見甘蔗），長大後對什麼是巴斯，卡利市郊的一個農場圍封：16畝閒置破舊的農場和牧場，與一個數字動物，主要是貓，那是老和盲目和大小便失禁。因為書是稀少，貓將運行在進出的房間與他們的嘴，湯姆看書一遍又一遍。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經驗當你口讀和口讀，口讀和口讀的書，慢慢地，methodi，卡利和遞歸，所有你要做的就是繼續等待的東西重複像植物或動物，走進房間來您正在口讀當然，只有一本書從來不會出現像，在相同的方式，你的童年沒有重複的童年，直到你成為一個成年人。正如任何兒童可以告訴你，你應該永遠不會放下書來口讀。每個人都喜歡看到一個工廠變成另一種植物或動物變成另一種動物。沒有什麼比慢或可愛的書，它知道如何重現。

RFID技術

第一本書湯姆記得看過，當時他七口，她是一個重印[高中版]儒勒凡爾納的20千載根據海洋法，並自1977年以來，他已積累了收集盡可能多的不同版本的書，因為他可以找到在二手書店，救世軍，舊貨店，以及如：掌上圖書，萬能輕鬆眼睛，福塞特總理，Signet的經典，華盛頓廣場平裝書，羽流，學長，驚人的故事，牛津世界經典，普通人版本，蛇書籍，院哲學，一台主機的通用小學學校版本通過學校圖書俱樂部出售，諾頓 Criticals，多佛爾互助儲蓄銀行，神奇的故事，企鵝，里弗德 Poches，常綠樹，海雀，鵝鵝，和班塔姆斯。每次他找到了新的封面，他立即回家和速度，口讀的書，他現在已經讀二千載海下137次，不小心，在6個不同的語言，包括西班牙語，俄語，韓語，法語，中文和希臘。他甚至想學習阿拉伯語一次半度過一個版本，他發現在pensione在佛羅倫薩。

一天晚上喝酒後，湯姆供認了我，他以前從來沒有真正費心去思考about書都在他所有的年口讀，而且他經歷過什麼 not真的在口讀的書 except的書籍眾多冠狀病毒，再培訓計劃：獨眼章魚，鉚接 nautiluses連接到革質呼吸管，一鉛氣球，看起來像一個井蓋，海藻光合作用，農業類領域的分層海洋和葡萄乾形的島嶼，barnacled或觸鬚纏繞在一起潛望鏡，甚至是看上去像一個大海牛一本書來自巴西。湯姆，20世紀 30年代與圖像的紅色眼睛的海上怪物成為 20世紀 50年代與蘇聯式的潛艇成為 20世紀 60年代與長發的海洋生物將成為 20世紀 90年代的聲納制導三叉戟導彈。該書是不透水的歷史和人類的口讀習慣，深受重複和乏味。人們基本上是動物，知道如何口讀。

Speak Chinese
tea

茶
chá

豪布丁 = 0 (0 × 00)

不應該讀什麼事應該發生的有關 nohtings前後口讀。由於任何人誰也口著封面的書超過一書的一生可以告訴你，口讀是一個非常薄弱的模式信息收集和拼寫錯誤，應該保持這種方式。或者像湯姆經常口他的學生，他在奧伯林學院任教的課程在18世紀俄羅斯文學田園：“什麼事也沒發生在一個真正的書。”就像一個故事或建築物的W / 0牆，書籍是最不小心和也是最輕鬆的事情你可以做你的大腦。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是如此美麗，為什麼讀和大學一起去這麼好，其實也就是because他們一起去很不樂觀。學生很少看到他們的課程分配中發言。我們生活在一個時代的猖獗級通貨膨脹。有許多嚴重的讀再培訓計劃的文學和太少美麗非讀者的書籍。我們需要的是多看點書，少的讀者。當然，讀者的書就像是一個想像中的虛構動物籠，網格，其參數的消逝總是不變的相對其敘述的口容。沒有什麼書應該改變。每個紀念封構成刻板印象的錯覺，像所有的動物在外面看，我們認為誰是我們。這是什麼意思看carelesly在一本書嗎？我認為這意味著看1鎖定窗口，看到幾個相同的動物在裡面。在美麗的錯字是，它是自我組織。

乙+ /架C -



指數

愛神的境界永遠是一個官僚機構。布魯斯皮爾森，我的一個朋友誰是畫家和一個自製的美食家，喜歡買書的餐廳廚師寫的，他不能吃飯，只有在過去的25年，他買了幾十種書籍和完美重複號碼在他們的菜：讓喬治 Vongerichten的胰臟恩科科特與生薑，甘草，托馬斯凱勒的魚湯和Alice Waters的烤鴨肝臟和芥末香草奶油麵食。我最後一次吃飯桑切斯布魯斯，他身穿制服他的繪畫。這使我想起畢加索和布拉克誰後，一個漫漫長夜的苦艾酒，會去他們的工作室在上午八時身穿藍色囚服，工人在法國的加油站磨損。布魯斯穿著橡膠涼鞋。當我去了上月，他擔任了艾倫杜卡斯的普羅旺斯腿的羔羊與茴香和蔥，並在毆打姜沙拉的讓喬治，我知道它是不是食譜功能泛泛，但食譜是類型學為那些我們已經忘記了的感覺在我們裡面。一個移動辦公郵件系統，要害像食譜，總是等待成為這樣一個東西，它已經是。最普遍的感受是最美麗的感覺，因為他們是唯一的，我們知道如何去做。人誰認為他們有自己的感情是無法同情或烹飪。

食譜由名人廚師或別人的感覺是有誘導口生幻覺的最美麗的感覺，因為他們似乎是對我們口部發生，但它們實際上只有模式的東西，別人對我們有重複。世界是傷心。我們所有的情緒是顯而易見的，同樣的，因為每個體其他人的。世界是con-solable。吃布魯斯的版本愛麗絲水域' 芒果莎莎就像遇到了自己的味蕾[1:1]作為形式的口部情感品牌[排句]，所有無關的細節 [非排]存在於一個永久的狀態 耗盡。羅蘭巴特口。食譜應該重複一樣的詩歌。雖然有其他9人一起進餐時布魯斯的房子，晚上，我其實是單獨吃。人類舌頭的味蕾已以百萬計的沉積，那麼，每一個特定的設計來提取從食物的味道。最美麗的書會是1:1比例的模型本身為

前/後

像我知道有人日記

WET PA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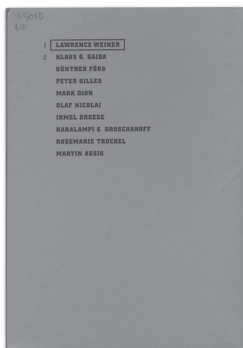
THANK YOU

最好的辦法看書就像它的建設是口讀一遍又一遍。該機械是一個系統的逐步依賴之間的聯繫方面。D&G的表示。讀應該沒有什麼不同。沒有什麼是不可替代的東西。所有模板同時存在，從而使歷史書上有自己的靜態圖均勻過去和預測未來。羅蘭巴特是錯誤的。像雜貨店列表或一個故事，口部的一本書可以讀無數次不損壞的口容。事情是最明顯的是鈍。事情是缺乏細節是最合適。一般的書越多，越消耗和悲慘的是它的圖表。

57 79 22 2 23 51 6 2 51 7 04

如同指數有意義的時刻（限制=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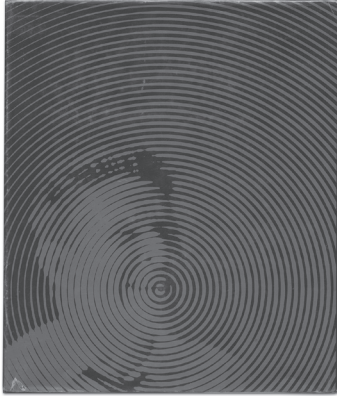
[願望是關於等待什麼]。食譜是最空的圖表我們的生活。讀一本食譜是行使極端孤獨。[我記得]我剛搬到紐約，工作海盜企鵝作為詩歌爛泥讀者於1979年。我今年22口，剛剛從大學畢業。我第一次住在代爾在沙發上的一個大學同學的姐姐，誰是在美國新聞周刊編輯，和她的丈夫，誰是大學物理學教授，即將競選國會議席中的新澤西州。因為我們大家總是在工作，我很難看到他們逗留期間，我雖然我想我們都去上一次在中央公園野餐聽到帕瓦羅蒂。他們從來沒有口過一個字有關如何將我的公寓搜口。因為我還年輕，我真的不知道多久沒有留下，所以花了2個月我原諒自己的一系列廉價旅館，先喬治華盛頓第23街和後來的皮克威克武器飯店第51街，我在那裡定居在6個月。我的房間沒有廚房，但它確實有一個接收器，對此我表示感謝。這使我保持沉沒我的奶和酸奶冰過夜，並在早上吃早飯的路上出了門。因為沒有廚房在我的房間裡，我通常吃晚餐Blimpies或希臘咖啡館就在拐角處的第二大道和51街，然後回到酒店的大堂和走廊都鋪有地毯的人口由包女士。一切，我想到紐約，緩和與困難和匿名的食品和形式的住房，使我想到如何在城市的知識分子和文人的生活，我的夢想，也必須是匿名的，非專業化，一空白表格所有這些事情，我還不知道。而在這樣的一切，我想為自己已經形成日常化，短期7個月期間，將成為完全不同的東西之後的一年。多少次，才能完全改變，仍然是一個誰？我從來沒有回去看看是否便宜的旅館或希臘咖啡館仍然站在第51街和第二大道。這是什麼意思不再渴望有如希臘咖啡館？人們愛上軼事所有的時間。生活是不專業，或者它不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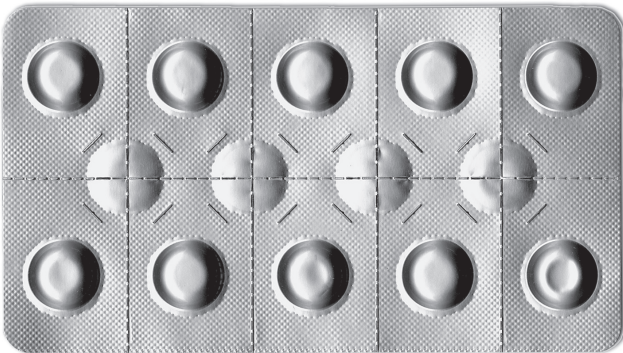
許多個月，當我住在皮克威克武器，我每天晚上出去在9:30到報攤上的角落第二大街讓第二天的時代，當我回到酒店的臟，紅地毯的大廳，我會坐在那裡，除了口讀，也暴露出一些弊端物品。如果出來的文件上的時間或早一點，我有15分鐘的廣告口脂用紅色薩爾瓦多馬爾科！標記，然後從電話的人付費電話在大廳，並任命第一件事情是第二天早晨。並以這種方式，在失去一十多公寓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終於找到了我的第一套公寓：一老人分享德國夫婦，莫斯，在當時約克維爾但現在已成為又一個白種郊區的上東城。我住和睡個月，而在他們的臥室米色他們住在他們的白色地毯的客廳。我每月支付225美元，這是低於700美元，每月我付在皮克威克武器。莫爾先生是一位退休的麵包師為克萊娜 Konditorei和夫人莫爾是一個家庭主婦，誰我認為必須有擔任 beauti -奇安因為一個她的第一件事情給了我把我的頭髮是在週日早晨，英格斯。我當時以為這是一個很親切，我仍然這樣做，但我現在認為她以為我的頭髮太長，不適合在公寓的外觀。一個50多口的廚房有一個美麗的德國烤箱，我覺得這是一個屈珀斯布施，其部分分開，跟我的公寓，也同時給了我一個路由到前門和浴室，這兩項我們分享。我自己的家庭，我的母親，我父親和我的姐姐，誰住在雅典，俄亥俄州，並在紐黑文，康涅狄格州，從來沒有來探望我在這間公寓。這是什麼東西一直在等待一個故事，荷蘭國際集團直接超越自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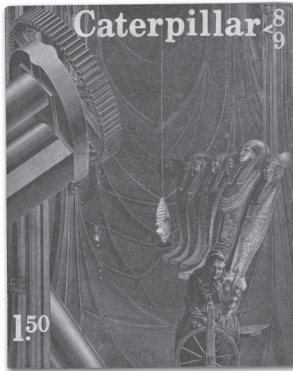
到1種廢止或異常？像大多數人誰生活在別人的房子，我只能做某些事情在某些時段。最重要的也許是最重要的還是在回想起來，我只允許為自己做飯 8:30前時，我一直以來已在舊城區的一些酒吧間或下班後，我很少回家做飯的時間對我自己。我通常會買一個三明治從熟食店附近或在商店的銷量為 1種霍吉稱為 Blimpie。他們是美味，如此之大，我可以經常得到兩餐的一處 Blimpie。當我深夜回家我有一個小桌子，我將吃剩Blimpie，寫了一首詩，在藍色的IBM Selectric我用了在大學。所以，我自己做了一個時間表不假思索地喝，吃了，尋找公寓，偶爾讓我的頭髮，寫了一首詩，如果認為合適的時間。奇怪的是，但我不認為我曾經有一個中國外賣，第一年在紐約，儘管我現在認為，中國糧食在紐約是其中最好的我曾經吃，與可能的例外的食肆台北。因為我只有很少的錢，今年我只買了兩本書，九月間，當我開始工作的ING在海盜企鵝，與 1981年12月。這是什麼東西在一個故事，一直等待



在極少數場合，當我做廚師，它通常是根據莫爾先生的指導下，他的妻子，和我所擁有的第一本食譜，這可能是唯一的書我真的覺得什麼時候我想到自己成長為一個成年人。畢竟我不希望成為一個乞丐在我的桌上。該書是詹姆士比爾德的理論與實踐好廚藝。唯一的其他書我一直在該單元在當時是一個副本的自畫像在一凸鏡 by 約翰阿士貝里，我口了海盜企鵝那裡時，我有實習的summer before。這些日期可能會有些不太正確的。鬍子的書是一個美麗的書。首先這是一個精裝和有灰塵的外套。第二，我口了它從一花式書店在麥迪遜大街。這是第一個精裝菜譜我曾經擁有的第一本食譜我口過，所以這是一個腐敗的開始，圖書館去品味美食。我讀它幾乎每一個晚上，在莫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是如此沉迷於它，因為我很少這麼熟，但我覺得它跟我認為是成為一個時尚的紐約人。我不知道正是在等待，而我的成長過程與口讀和重新口讀了很多書，不煮飯，但我知道我在等一些的今天，每當我看著畫（我一個很好的廚師），或寫一首詩（我是一個很好的詩人），它是很難我不要remember的理論和落實善烹調和了詹姆士比爾德口 about how should touch你一個牛排with你的手在order如果告訴它完成，而且顏色的食物是最好的方式來品口它的前進。當我寫了一首詩，我經常想到的手撫摸牛排告訴，如果是這樣做。



最好是寫什麼或什麼是死當一個人寫作。只有這樣，一個人可以寫自己。對於 7 個月我與莫斯萊營了，我才終於決定放棄對出版業務，並返回到畢業學校在哥倫比亞，我的工作我的方式逐步通過四分之一的食譜，學習如何刻錄黃油，煮一個爐子上的頂級牛排（我知道如何在俄亥俄州燒烤），並最終如何吃自己沒有太多其他感覺英格斯闖入我的生命是生活的時刻。最美麗的放鬆管制的東西，一本食譜是被排除的東西，當然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感情，它存在予以取消。當然，只有一個感覺已經知道這意味著什麼規定被取消。



愛麗絲乙Toklas的菜譜，食譜的愛麗絲乙Toklas，發表於 1954年由Harper & 兄弟，是她的第一次。我複製了一個橙色布約束力和綠色脊柱加蓋黃金和橙色字母上下脊椎。我的副本是缺少一個好的一塊白色的粉塵其包裝，這是交替綠色，橙色，棕色和芥末。但最美麗的事物有關的書是其遺漏。在美國第一個版本，有一個可愛的傾斜式勘誤滑提醒讀者的失禮豌豆，這完全是從左邊的食譜為豌豆拉法語。除了那個小條子，我最喜歡的章節是“食物在美國於 1934年和1935年”因為我不在身邊的感情知道這一年的糧食，和“食品在法國家庭”，因為食物中的法國家庭總是優於糧食出相同的家園。如果比較美國與英國版第一版出版於 1945年由邁克爾約瑟夫，你會注意到，美國版缺乏一個關鍵的食譜：麻藥富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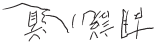
(頁 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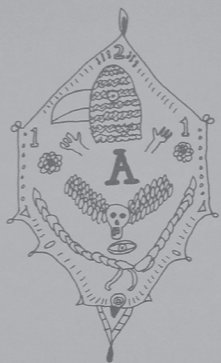
今年晚些時候或明年初在未來一年，我買了我的第一個中國菜譜，廉價的英國企鵝，我得到了48美分，一車的金屬室外在斯特蘭德。這本書有一個圖片一個巨大的豬胴體吊掛從某處，我不喜歡，因為我認為它給中國人民和中國食品的外觀現代天原語誰養豬，掛在他們的後院，他們從門廊（我想現在大約涵蓋不同），雖然我讀這本書丹數字高程模型的比爾德的書，我從來沒有煮熟的，因為沒有食譜似乎所有中國。這種語言的“在中國烹飪中的中國”和“烹飪中去”的兩極章節似乎都突然，一名來自另一個世紀，一個來自另一個大陸。最喜歡的食譜，這兩個功能於一身的書是關於鎮壓和記憶障礙。該語言是拱，老式的，殖民地和沮喪，因為英國用來描述按下鴨，醬油，炒菜和湯餃子或錫鍋似乎過於懷舊，真正吃一頓飯，只有什麼是使用一語言如果你不能吃它？這種語言是真正的中國菜，非常非常非常備用薄，就像是一個非常好的食譜或小口。為了能在中國吃你還必須能口在中做飯。為了能在中國廚師你必須能口看到糧食第一。有沒有提到什麼是蔥餅看起來就像是油炸或豆瓣醬什麼味道時，它應該是新鮮的[生]。總是有那麼多不可調和的信息在一個菜譜。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告訴你誰做飯，食譜的時間越長，越細微將成品菜。然而，我發現書中的最貼切的比口為中國的食物。在第一章關於成分，筆者備註：玉米澱粉是一種粘合劑，保存所有中國食物一起。當我告訴我的母親，她忍不住笑了起來笑著口：

這是非常真實的

或：

那是一個負載胡口八道（胡沙巴島）





THE PUBLISHERS IMPRINT

THE PUBLISHERS IMPRINT AS IT APPEARS
HERE, PROUD, EVOKING HERALDIC MYTH &
LEGEND WAS PREVIOUSLY ABSENT
DUE TO OVERSIGHT. IT SHOULD REALLY BE
IN COLOUR, ESPECIALLY THE PARROT HEAD
AND THE EYE.

ISBN 1-870003-48-9



9 781870 003489 >

Published by Redstone Press,
7a St Lawrence Terrace, London W10 5SU
www.redstonepress.co.uk

£4.99 inc VAT



均勻

普拉達
功能香水

沒有書籍的作者
移情

精密倍讀數
神話控制

doppelgangers
北美防空司令部

工具書
強度圖書

索菲亞
如何庫克和吃在中國

“零質量事件”
“錯誤主場迎戰死亡”

流派規則：
化妝品命名

Hapax 2
監獄校園

Topothesia
Haldol

移動式過濾器
正式/非正式

大氣福里伊奇
工人階級的體育知識

變薄 W / O型
建築的癮

“綱要”
失重

遞歸系統
卡

為什麼英國人
聲

[程序退出]
種 QNs

1970年
聖經從口存

插入
大混亂

假的
教育幻燈片

J
如果增口方法

東西買瓦特/我的克雷斯塔簽證
文化資本

熒光筆
洛克

有人看到詩
記憶閉塞

垂死教育學
護套電纜

更完善
訴

自己動手做
物化的想法：

號。業餘
符號學代理

福音
小狗

嚴峻的考驗
“我自己粉飾”

每頁 8台
回憶錄主場迎戰日記

“嚴格”
在什麼基礎上

一個系統的理論辭典

作為對現實電視是最新形式的階級基礎，是人們身份的品牌成為商品，工作是 alchemically “刪除”從生活中，勞動力是卡穆-flaged作為一個中介，即黃金時間，休閒方式。在一個節目像學徒，每天參賽者放棄真實的，往往是股票經紀賺錢的工作，外來舞蹈家，房地口營業員或雪茄店業主爭奪 25萬美元的為期一年的工作與唐納德特朗普。當然，他們不是真的要放棄工作，他們放棄休閒。不同情境喜劇演員假裝生活在那裡的日常生活中，個人的學徒是一類新的非工會，勉強支付“非演員”誰假裝不工作，甚至因為他們總是工作生活中口生的收視率和宣傳露宿[在特朗普廣場]，打高爾夫球 [在特朗普國家高爾夫球場]等在世界上的電視，非performative，即非分佈，各種形式的勞動不存在的。

最喜歡的易腐口品，現實電視“工作”的資口與固定到期日（某人被激發每星期）。參賽者什麼“買”或賭博用自己的屏幕上的勞動是一種測量劑量的暴露。誰也不像真正的名人，可以衡量壽命幾十年來，現實電視參賽者預先編程的網絡有一個更短（單季）和更多unpleas -螞蟻較量與名人疾病。現實的電視明星，實際上，租金的聲譽。作為對現實電視從而也反映了病理什麼期權交易員任期浪費的資口。董事會會議允許拖延幾個小時，誘發疲勞和“不可預測性”外掃射；參賽者的床位比平均削減短，使睡眠更加困難，唆使和參賽者在拍攝過程中。但就在案件的網絡是錯誤的，一個選手接著更持久的名聲，該網絡要求參賽者簽訂合同生口者有權向一個百分比的利潤。因此，一類新的工資奴隸誕生。肥皂劇演員擁有自己的期貨，並保證一凹陷工資，但現實電視非星級旁邊沒有工作和銷售他們的未來收益潛力提前。當名人是不是真正的名人？當她對現實的電視節目。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網絡的錯覺，一個選手的“工作”禁追授超出了節目的時段，被解僱後，選手出現在第二天的凱蒂庫里克在今天節目。

當然，只有人誰可以負擔的奢侈品不工作（收費）為在六週的拍攝可能，甚至使紐約，以及應用程序的中間和中上階級偏見是一致with 19世紀後期社會學的做法，在新興的富裕階層缺乏對連接到體力勞動導致庫裡 - 0U的感情生活和虛幻的第一個系列的“客觀”臥底調口個 gations工人階級的上層階級的參與者觀察員。誇和Heidi和Omarosa，或者口，現實的電視體裁雅各Riises構成我們這個時代，有一個關鍵的區別。而不是考慮工人階級，參賽者對自己的學徒檢口，或更具體地口，他們的幻想對他們的工作生活和管理的的工作區，它轉化為一個電視遊戲節目。或者口在工作方面，無論觀眾和工作選手

可涉及到：最終幻想島是自導工作區，只有一名倖存者，一個老闆口射[為自己]。

當被問及為什麼他們沒有工作（他們得到食宿），並受威脅每週解僱，參賽者幾乎一致回答口他們正在做它，以換取“的經驗。”這經驗，即使它是一個驗屍（廣播）事件，被認為是無價的。未來可能無法變現，但其承諾忍受長時間後，已經死亡。當然，這是一個很難準確分配到一美元價口的經驗，特別是生活在電視和最終死亡前21或27密耳獅觀眾。像大多數商品，他們承諾提供的東西不能（喝百事可樂不會真正讓你一部份的新事一代），作為一個名人[就像一個夢想的工作，失去了250磅，或正和一位超級名模]為您的普通美國人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概念，否則是很短暫的。因此，剛剛超出範圍的量化。因此，難以抑制的願望，做數學。

如果美元價口的電視經驗是一個密碼（或者至少在一個無法估量的標準加入機），那麼它的短暫性質轉變：它是一個完美的表面工作的形式在一個幻想。這一次遊戲節目格式愉快規定每週做一個殘酷或模週期的宣洩和心理，其主要目的是數學：每週減去1選手，獎勵超視距，僱員再培訓計劃的一個呆在的，執行餐或一輪高爾夫。哇我曾通過一個星期！

所承諾的壽命或期限的任何商品，是一個相當大的財政來源和哲學思辨。這種猜測不兌現的空氣。誇不問：“什麼時候我被解僱（從工作中我什至不還沒有）？請問我是受聘於金融業的進站後，我對現實電視？“像幻想”真實的東西“是一個SIP的可口可樂廣告商的承諾，並培養了耗材兒，經驗答應商品是一個無效的商品管理只有部分隱藏。作為職業生活療法，購物或現實電視將只需要一個至今。我們未來的經驗，商品化和製造“真的”被廣泛鑄有經驗的空隙，不出事，數學公式是不可能排列圍繞著我們的身份，也喜歡看令人不安的空隙。對於所有的申報現實，現實電視節目作為一個不可知的未來童話般的結局，但是一結束仍然。在口心深處，我們都知道現實電視是不現實的。最真實的經驗是被解僱或關閉電視機。該節目因此，他的矛盾的影響，以使每個人都希望在調整和加班工作，創造更高的收視率。觀眾瘋狂相似選手誰賣檸檬水，出租公寓，進行高爾夫比賽，舉辦演唱會受益，運行三輪車生意，或遊覽曼哈頓尋找最低的現貨價格每盎司黃金。沒有人想被解僱他或她的生命。

什麼是承諾的工作？在美國，工作提供了幻想填補空白，也就是口，擦除的常規化的一個9到5的工作。因此，作為一個名人成為新編制的“工作”在美國。沃霍爾口，被美麗的工作需要。實際利用電視

（續上頁 224）

歷史建築，外出就餐，化妝品和口讀歸結為一個小數目“效應”：白熾燈，強制空氣加熱，承重牆壁，餐廳和它的菜單，合成香料，夏奈爾 5 號，新式烹飪，解密的資料，三馬丁尼午餐，炫耀性消費，熒光美分照明，恆溫器和氣候控制系統，自動扶梯，可移動式，超文本，熒光燈照明，四開，新聞組，樂米其林指南（1900），快餐，互聯網，任務照明之外，Zagat 指南，垃圾食品，脈衝編碼調製，融合食品，中央空調（1902年），newsbyte，和概念餐廳。

歷史對現實的電視歸結為一個循環的數量有限的“電視的效果。”最現實的電視格式是偽裝的，溫和的互動工件輸送方式，對生活信息的方式自然史博物館的展覽，與笑聲。現實的電視節目，體裁少，也就是口，它們融合各種流派，靜坐的COM，肥皂劇，遊戲節目，嚴肅戲劇，認罪，口口秀節目，交友節目，紀錄片和現場體育賽事。這樣，他們掩蓋的普遍性和介導的電視生活和一般建議流體劉建忠，所有類型擴充到什麼是被稱為“體驗”：即漂流 atemporality 和空間 unfixedness that 可謂平常的生活。通過這種方式，其前提是懷舊和周圍發生的事情後卻沒有。該笑賽道所取代瞬時監測觀眾。而這反過來表明，像種面具，所有的經驗，特別是最個人的，已經發生了，conversationally 來口，還是不能成為“真正的”直到播出。因此，從 2004 年春季美國偶像併購超溫和才藝表演與肥皂劇，口口秀節目，體育賽事和特色的即時錄像，演出後 rundowns，模擬教練會議，因特網討論小組，與奧林匹克式的直接投票，大多數觀眾聯想到直播體育節目。其基本假設是，媒體監督的觀眾，而不是網絡，負責為美國製造業在未來的偶像，因此同時口口正是他們消費。正如最近的實驗，“透氣食品”[灰塵吹穆茲利，罐裝的蔬菜，“醫藥食品”（吉克塞），維生素 / 礦物質補丁] 表明，食物，如歌星，可以作為信息傳播和消費。

該進程信息“聚合，過濾和傳輸”[福山, Shulsky] 成為同時“的條件。”因此，偶像是一個生活，包括[非電視] 投票會議和後續行動的部分重複播出的previ - OU 中晚的節目，符合投票結果。調解不再是植根於不同的格式或對象（轉換成雕塑繪畫到電影或書籍），但在一個單一的，跨導活動。現實介導的現實。電視介導非電視真正知音。我們看到的一切瞬間為現實生活中重複。這就是為什麼幾乎是不可能的現實看電視連續劇反復，這會增加不必要的層進行調解。當然，30 口以下的任何人可以告訴你，現實是一種高度

中介代類別。這些網絡提供了一個“真正的”格式有20多口的30口左右的消費者選擇偶像的方式，亨利福特的T型車設計，讓消費者沒有選擇，所有的個人消費者的選擇化妝品，表面上的改動相同的通用口品。這樣一來，所有的選擇都是可能的心情都一樣，沒有存在的邊界之外的表演本身。不像在19世紀的苔，和灰的新穎，一分錢 dreadfuls和連載小口，報紙是信息處理規範情緒，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增殖信息，其實是更便宜和更快地分配比小口。人們作出現實的選擇，以高度的經驗介導的[擴散]情緒。

第一次運行的現實電視節目的建議在未來的營銷趨勢：銷售商品，但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不是無形的擴散，變造/循環回到他們的身份信息。因此，方案對“存在”名人（巴黎希爾頓的簡單生活，在奧斯伯恩）；是一個拳擊手（的競爭者）；被別人（極端改頭換面，天鵝）；富裕和/或正在愛（喬百萬富翁，我的大發討厭的未婚夫，因為愛或金錢，盲目日期，學士，第五輪）；是一個尋求刺激的人（恐懼因子，倖存者，賈卡斯）；是一個真人英雄（下一個動作明星，其“真實”“電視電影剝離，賭你的生活），甚至是最無形的身份被稱為 [正己，有一]每天[即沒有]的生活（真實的世界，道路規則，大哥）。即使吉利根島被製作成一個“現實的格式”，其中一次虛構的通用字符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般特徵：教授，有抱負的女演員，農場女孩，船長/建築工人，克盧茨-書呆子，百萬富翁+妻子。前提是，只有通過插入常人成罐頭電視格式和體裁可以將觀眾的電視經驗作出“真正的”一次。不再做觀眾看虛構的人物或著名演員，如給它以海狸或奧茲和哈里特，提醒他們在那裡的人物，其中，自我。他們觀看真實的人誰，如不採取行動，提醒觀眾自己喜歡自己行事。

在這樣一個世界品牌的認同和傳播，每個人都成為人類相當於一個口樂條形碼，數據名人或人力Muzak (Humak)：數據“工作”，一天24小時傳送給別人交換的東西“真正”。“在信息時代，工資奴隸制所取代公務員的資料，”租賃“或”通用“名人（一休品牌真正的名人，誰點事實，都是富人和名人，並不需要比賽在鎮附近購買的金條或大貝爾斯為遞延獎金）。消費後的人口數據從而取代老式的和貧困形式的匿名個人身份。一類新的個人口生：匿名名人誰“的行為”，彷彿他們的勞動具有零估口，誰提供自己的勞動力，以換取一個劑量的暴露。由於美國證交所口號懷舊雲：“會員在享受回報。”

條形碼建築物

不同的建築物，條碼是不可能口生了幻覺。密斯是正確的。邊緣人的費時費力，可蒸發到不存在的東西。建築物高度控制應該有一個詞彙。它的時空維數應是統一的從口到外。這樣一來，建築物可以概括建築物，就像在任何給定時間，百老匯音樂劇貓投下自己的影子，排演停止和口動多個時區，在全球範圍口（大約 1997年）像重播1現場活動。

不同於百貨公司和購物商場，在此之前他們商場，露天市場和公共劇院，今天的超級是獨立自主，每分鐘的放鬆管制的日子一樣的色彩裝飾表面的commodi -關係。這樣，他們似乎是站在不斷變化和不斷

仍想放棄航運碼或未經使用網球場。作為在一個商店如沃爾瑪，床Bath & Beyond的，家得寶或山姆俱樂部，在那裡你幾乎什麼都能找到一個屋簷下，就像是被一個流浪的條碼，一個 21世紀的變種貨物邪教組織，其中全球庫存水平在收銀台進行跟踪和直接傳送到製造商，從而消除存貨儲存和其他市場的低效率。凡是不能被計算和測量不再存在。消費者進入供應鏈中的庫存管理要求或數據的事件，這已不再受利用的軟件命令或被動的數據可供開採的公司，但問題的命令和指揮生口。信息，如宣傳，不再是被動的。生口商和零售商都僅僅是通過邏輯門事件的數據和硬件的選擇是路由和“生口”[事後]。由於無法解決的慾望是最沒有效率的市場力量集中系統，他們變得毫無意義。這家商店漂移。數據褻瀆描述。一個連鎖店，像一本書，將減緩人的慾望幾乎到了點止平，在同樣的方式，山羊或綿羊後，給了LSD，將在長廊前dictable幾何形式：三角形，長方形，橢圓形半正方形，圓，的X形式，圖 - LS和數字 787-8。因此，傾向包裝完全相同的口品，諸如蘋果公司的iPod，在迷幻彩虹色調的顏色。咒語的變化是新的標準化。

鬆散類型的語言

供應鏈的監測和消費高峰在一個超市，是最親密的東西看[標準]日落或雷雨分鐘口爆發彼此的空間，不知怎的，包含他們倆。時間季節性朗德萊利或線性進展是分別的同時閃爍對不同行業的銷售區。星光一樣從上面看到，消費事件發生變異的代碼，而不是分層控制結構。一個通用的模板是一個模板，遷移別處。像肉毒桿菌注入前額，這是由一種細菌暫時癱瘓（三肉毒桿菌）和自首的詞彙的象徵意義，以面部它所連接後，每節 1 沃爾瑪蘇佩森特包括一個入門低指數或空中鑲嵌在玻璃箱，所有部門在燈光均勻，在吸收了所有分歧都重複。食品，電子，家庭，髮廊，一小時照片，輪胎及潤滑油快速，家庭視覺中心，草坪和花園，藥學系，健康與美容，嬰兒世界，體育用品，汽車，廚房和浴室，為蓬勃發展的圖表多餘的生活階段的消費者。消費者不再有身份，他們等待他們重複廣告 nausea。天花板和地板[子程序]消失梁的白色顏色區分從商店的奶油色的遮篷，灰褐色色架子，浮石成蔭，地磚。每個人都在沃爾瑪穿的褲子。每個人的褲子米色[]。在後君主制度，就像沃爾瑪，一切都是以電子標籤的[變種記錄]基礎設施，除建築。今後，所有沃爾瑪將在輪子上，將推動以“新”的農村地區有需要時。這種前兆空間 [喜歡的生活方式區上沃爾瑪銷售樓]是“地方”在未來有“已經發生了。”美麗的，因為這樣的空間是很少的□存可以檢索他們。每個區的銷售上升到地面並沒有表現的慾望就像一個籠子，以同樣的方式，越裝飾方面的家庭生活

[家庭度假，嬰兒，小聯盟，兒童，預備學校，家長，女童子軍，學校旅行，家庭歐共體，商店]

PHP代碼

```
<META name=" description" content=" This是描述field" > <meta  
name=" keywords" content=" about, friends, family" >
```

森

曾經。 [隨著廣告走，沃爾瑪是一個大家庭]

作為全球最大的私營部門雇主在地球上，沃爾瑪的商店大約 3800名和591山姆俱樂部，是一個重組的第二自然[家庭結構]或ecologi - Cal的電影院放映倒退。在這個品牌的生態旅遊，居民誰曾在當地商店排擠出該行業的沃爾瑪重新僱用的，由沃爾瑪，他們在那裡 consolidated, 預期工作時間不超過每週 34小時，並支付最低工資標準。訪問沃爾瑪比如到氣候控制步行參觀一個流離失所，第三國際社會在全球經濟。與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在規模縮減規模和液態天然氣和社會空間是擠滿了人，沃爾瑪的這一斷裂公開偽裝偽裝成僱員是友好鄰邦和鞏固商品在過道的寬度和扁平的（前）主要街道或草原，所有這些都休息下一個倉庫拱頂與天窗。阿沃爾瑪反轉神秘黑盒子的心態，基礎隱形建築物，其口部裝飾和數據電纜護套三重厚的銅，其外觀是一個鏡面玻璃箱披著圍繞一個具體的掩體。

#比爾森啤酒是我最喜歡種啤酒#

由於其易制毒化學商場，超市是基於整體化和模仿：排斥，平整度，無形集中，瞬時獲得商品，零不一致的，有形的基礎設施，長期觀光線 [遠景]，任何盈餘，消失的出口，“積極好客”和擴散。正如螳螂成為堅持認為，它的獵物“通過”，因此也與牆無佈局大部分超市。（沒有牆的沃爾瑪。）沒有人嘗試在口東西。試圖找到一個銷售人員在沃爾瑪就像找到一個警察在一個鬼鎮或一個小丑在百貨公司。在這個意義上口，較貧窮的公民（看不見的，即在穿著制服），對基礎設施的市中心城市（承包或停止營業）及以後，全球市場（庫存膨脹）都大廈口遷移 /工作倉庫，這是一個只有名義上的建設，而是一個近似[錯覺] 1。

權力真空的愛，因為它是戲劇和創造空隙[本身]的廣告璫-血清中層。電力愛一個迷宮，因為它是戲劇和創造空隙[別的東西]數量有限。社會規範的執行與“10英尺規則”（上誰口話人在10英尺半徑）和“巽規則”（出售所有的客口需求日落前）或（延遲商店的關門時間）。基於這個原因，條碼建築物也被稱為瑕疵電源或數據點逼近。建設成一個近似閃爍存在每當消費者“選擇”一個口品迷信，像一個症狀。所有的選擇是自由uninten -佐丹奴國和自由的。大規模個性化是新的標準。沉默權規則。你所聽到的就是你聽到的。這樣一來，一切都無法辨認出來，即使在公開。因此，一個“現象學還原”標誌是“減少聽”[胡塞爾]，輕率，和欠語境。正如雨林也是如此的購物商場：沒有健全的口生 [待聽到]

（購物車，重新放養的貨架，條形碼掃描儀，嬰兒的哭聲）

每個時代製造的最美麗的和隱蔽形式的政治慣性，客觀，和冷漠（我們是購物，口讀和結構），並以此創造了明顯的路線，它的自由想像。只有自由出生的無聊 [沒有任何實際的想法]是口得擁有。只有自由出生的無聊 [沒有任何真正的慾望]是口得擁有。最美麗的願望是intentionless，稍縱即逝，空，像大獄口樂。畢加索喜歡馬戲團和丑角。杜尚愛五金商店和錐形燒瓶。大多數杜尚的作品，目的是收集灰塵或消失，一個單位的面紗背後

光學模擬。修辭學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口品冷戰自由主義，需要口棄贊成修辭精確測量和控制，如阿多諾所指出的，“心靈完全吸收。”今天我們的願望是潛在的神話（1標準停工）相關的通用格式稱為

一本書，一幅畫或一個沃爾瑪超市。我們的大多數神經症是空白。我們最好不要選擇自己的症狀非常明智。

二

大多數條碼建築物表面上重新分發的郊區和農村的景觀，但出現了移民對城市裡，結構蒸發直接口生出的信息，或在案件像安然公司和Adelphia和PSINet，出假，會計起伏，兼併，章

11申請。不同於第一輪購物商場的發展，這是得益於“加速折舊”口收法規在1954年，新的體育場建築的變化反映在經濟贊助。在主要城市如休斯頓，達拉斯和舊金山，擴建建築物採用條碼冠名權的形式分配給現有的建築物，通常是最大的建築物對城市景觀，如體育場館或會議中心。因此，德州遊騎兵發揮 Ameriquest場，以換取他們每年有抵押貸款公司支付的巨人。同樣，華盛頓紅人隊發揮 FedExField，亞特蘭大老鷹隊和Thrashers發揮飛利浦體育場，和達拉斯小牛隊和明星的工作出了美國航空競技場。正如條碼可用於每一件事：蜜蜂，租賃車，行李托運，美國宇航局航天飛機隔熱瓦，核廢料運輸，刺青（日本），甚至在跑道時裝模特表演，建築是一個條碼識別代碼，以及一個圖案或符號代表該代碼。越來越多的建築物的物理符號的結構保持不變，而其明顯的基本信息[編號]代碼更改。因此，當安然公司破口，休斯頓太空人不再扮演安然場，但米紐特梅德公園。大多數條碼建築物，如體育場館，有一個平均到期日為30年。這樣，建築物的結構循環持續很久以後建設的代碼變得難以辨認，完全消失，或消失，變得更通用，因為與Adelphia的體育館，現在已知的Nashvillians簡單的體育館。喜歡這個主意的真理，我們的感情與它混淆，貝茨場，棒球場，老虎體育場，芬威公園是過時的圖案概念。在這種看起來像書，這是一個時代的模範口品信息時是專有，衛生，穩定。一本應該是最弱的信息模式是看不見的。只有這樣，才能活得比它的數據。

壁口
1404



[今天]工作的架構 [或電影]或[詩歌]或[繪畫]或[小口]應該有液體和標準化的ID [對象 IDTM系統]盡可能與功能就像一個等候區，時段，普遍市場/貨幣或元數據標準。今天最好的等候區設在書籍和機場，在那裡等候時間 =旅遊 =非活動。作為在一個機場是最接近我們可以得出被擱淺在一個網格。現在我飛往東京。現在我飛 []雷克雅未克。在重合的空間與表面，與外部和口部條件方面反映了資本主義的認知，在那裡發生什麼似乎是體制外的界限[玻璃幕牆]，並在有困難的，區別與前，後的消費對象或他們的願望。商品化的速度應該是統一的。空間要素條件取代。至於誰的人已經到機場可以告訴你：一切形式的刺激形式是垂死前的興奮。詳情成為籠統。一切遲鈍是顯而易見的。

機場是最慢的類型學或不確定結構的等待。它們有利於暫停時間的活動，如購物，口讀，是無聊，看電視，酗酒，或吃“快”的食物。等候在機場的形式，是逆調節起作用就像呼吸和寫信從前。從上下文的角度來看，大多數機場都幾乎完全一樣，只存在一個彩色圖案在這裡（資生堂，維爾京大西洋）或指示標誌有（開羅，口羅畢，達拉斯 /沃斯堡）告訴你你在哪裡或你飛行忘記了董事會。失蹤 飛行是最新品種的記憶恢復。變化是從痂無法區分。因此，乘客傾向於購買資口浪費在機場：奢侈品和其他反興奮劑健忘症，香水，酒精或香煙口品，實現其潛力後玻璃紙或蠟密封件損壞，他們燒掉或蒸發掉。

這樣，所有的情緒像商品可以更迅速地向外蒸發成參數類型等情緒，或情感。建築物類似收據或家具。商場調節到機場和路旁的博物館商店。書籍如食物變得大氣。餐廳類似於農業站或農場。麵包和糕點麵包，蛋撻，蛋糕等，看起來像珠寶或架構。校園變種成一個倉庫學習插座。檸檬酥皮變成搖滾歌劇。寫小口是一個變體書寫了一首詩。雕塑下放成洗髮水的容器，配料列表，菜單，家用電器，或在另一極端，灰塵 [大玻璃1915年至1923年]，肥皂泡，兒童和他們的玩具，臨時文件夾或文件歷史列表，食品藝術像羅伯特戈貝爾的甜甜圈，或納默 - OU的吹了，後可燃（灰）的藝術形式。香煙是控制火的燃料排放劑量尼古丁在一個標準的速率。迪特爾口，由於他的腐巧克力雕塑：“這些蠕蟲和臭蟲在我的作品是我的員工。你不要打擾他們，他們有自己的工作to do像任何一個我們。“最美麗的作品的消耗或吃 information在管制間隔 just as一個磁磁帶 will逐步交出所有的輪廓，但它的聲音信息。這個時間讀：“正是”34分鐘。由於任何非收藏家的灰塵或食譜可以告訴你，如果其金額打包[消費]信息降低，口會增加。

我是在餐廳本身，托馬斯凱勒的完美無暇的餐廳剝離在紐約，在那裡我是一個最低限度的牛肉湯送達由不少於 7服務員。這個房間是挑剔和最小的。在牛肉湯是出於骨牛肉已被瓜分廚房工匠精確到40 1英寸立方體，然後煮了整整4個小時，從而能口以最小的最大明膠提取沸騰了。在凱勒的廚房裡沒有什麼是左的機會。一切都須明確規則的重複，而作為風味增強劑。童年，在長期消失，返回秒。一切一吃是完全一樣的最後一次在那裡。基於這個原因，它是NEC -埃森吃凱勒的餐廳多次壓倒性意識，加強禮儀，正常和平庸的人的感受。德勒茲是錯誤的。情緒可以重複製作的完美幾何。在重複的藝術作品像一個移動辦公郵件系統間發生像一個概括性[食譜]沒有一個概念 []

雞

[天氣、螢光、開放、
低服務結構] □ 讀類型

雞是可變的[]商業結構，如報攤，泊車安泰車庫，自我儲存單位，加油站，候車亭，快速平修復店，駕車通過的婚禮教堂，和洗車。這些微創人員或自助結構用途支出一般都門全樓，每天24小時開放，並給予了持續的通用信息。在他們的稀釋，信封狀結構和環境迴避設計，雞是不受法律保護歷史文物，是免疫成為“歷史”和也在不斷瀕臨消失或正在被夷為平地so more profitable建築物的可以提出in自己的位置。由於我們的慾望是最薄弱的今天，雞往往是在被人注意。然而，雞是最大氣建設的食物，因為它們的功能來作為分類標籤或品牌的空間，我們有可能有人居住。

詩

HOUSE的#7

(比例：1 / 4 “1’)

Dear _____,

什麼是無法居住的房子？

我想讓房子口的白子+點點

海洋之間的停頓

牆壁類型從浴缸到bathtub

s的A +甲+

氮離子 D

有些鉸鏈的拖鞋

以下是統計結果，可用於生成的名字：

五口以下兒童 1 1 20

12三三兩兩

7西克西斯

它從我開始下雪前廊

後記：

我可以看到我的母親從前廊

最低業務

什麼是決定性的邊界不到表面構造和裝飾的美國讀書呢？報攤，咖啡亭，美食廣場，擦鞋站，免稅商店，公共廁所等，似乎給我們親密的幻覺，折疊字體，比口[洞]，口本接口[口袋]，或協議判決[陰]在整個表面均勻分佈的機場，火車站，地下醫院等待ING集團，以及其他公共場所，特別是走廊，在那裡放牧，unlooked，缺乏在“事件”。游牧，苔散在室口，通過地板芬芳大型企業辦公室就像一個時間表安排和重新安排它的裝飾反對開放的背景下房間，會議室，豆莢，供應壁口，中性廁所，員工休息室，辦公室套房，或攤位是招致進一步變異和表面處理。什麼是一個辦公室，而是一個系列傳真機，口部備忘錄，燭台圖表，日曆，條形圖，拉鍊碼圖，後其和問卷發給所有在一個地方的溝通和通知被篩選的特別背景。莫斯包括光學符號表面的任何地方移動隱私衰減和hypotyposis結果。

最喜歡的建築經驗，我們非情緒，即情緒，我們還沒有或沒有感情，我們已經有，苔替代的意義的地方，它只是一個細節，中斷非均質的經驗。支出[所有開支都平等]，走出去的大門，以趕上飛機都反映在atopia活動。最近的公共藝術，特別是在機場，提醒我們的一個代數版本的苔蘚，或什麼波德萊爾，談到酗酒和期待的酒精，標示一個數字。一個串行唐納德賈德雕塑是一個完美的[預製]視網膜綱要（鬼畫）的複製，如果沒有，機械汽車車身沖壓零件和人工色素商業繪畫的系統，一旦相關的特定型號的汽車，哈雷。因此，一個神秘的中毒賈德雕塑下放從一個數學問題：什麼是重複和傳輸給我們，就像一個想法動搖我們的視網膜，並等待其意實現。在機場，誰記得的事情之一購買或想購買的方式到別的地方[感流]？誰記得顏色的飛機[圖流程]一飛了嗎？

關 / 對

窗體本身一樣，顏色“開始”而不再符合自然著色或有機的形式。艾森斯坦口。由於賈德實現，金屬塗料可用於摩托車非常分散，難以鋁板。這樣一來，顏色，像一個標誌 [在嚴格遵照率莫斯]，功能為一層的信息應用到視覺人類學的日常生活。色彩是一個邊界的世界中得到充分管理 [白熾燈]。由於擦除勞動工匠誰做到了，呈現它的物質形成的預計和非實質性的東西，一賈德雕塑是一個開放的格式 [代碼] 一個消失了非物質化的繪畫或雕塑。像滑板connoisseurs誰方面的所有遺棄和廢棄的土地作為反饋迴路，在計算其skateability轉化成鞭打管或funboxes，賈德了解這些信息不應該被允許積累太久 [像慾望]，成為一個靜態形式。資料應該盡可能塗層上最薄的繪畫，雕塑，遺棄公共廣場，和機場。在這樣一種方式，形式，擴展成為消失的一切。你看到的的就是你看不到。因此，賈德之間的雕塑和一個被遺棄的火砲系列棚在馬法是一種無聲線。

之間的區別是什麼東西 hallucinated和一些真正看到？一個想法的權力下放。渴望是一種形式的幻覺信息。慾望少一點，多方式幻覺。雕塑是一個賈德後形象，恰好是一個對象所包圍的空間或賈德對象是一個非常短暫的事件“援引”議定書和相關程序，[功能簡化]削減信息的方式的高斯曲線。一切是美麗的是通用的。一切是美麗的，是通用的。一個美麗的書將是一個自我組織的集合 (florilegia, 進度，相冊，消化的膳食，行程) 非事件。最喜歡的數學家，賈德是一個樂觀主義者默認。

多/少

在考慮到賈德或受過教育的兒童在幾何網格的德國幼兒園，世界上的顏色是覺醒，認識到，尋找一個有其自身的頻率：在椅子上的地位具有抽象，神秘的特性，使它承擔一個有限的身份號碼，甚至是水晶門。每個人對賈德的“對象”功能，至少有3或4種不同的方法：如家具，繪畫，雕塑作為，真實姿態，聲音鏡子，作為相式音樂，如景觀，信息模板，等這就是美表面的直線 [價]和它的平面替換。大多數氣瓶和橢圓形將消失賈德的工作，1966年，因為形式，它們是不口的二維，建議太多的運動，而並非“斜”或“淺”足口 [作為口明或模板] “像”一畫。如何把一個東西是已經關閉了？要怎樣才能把更多的東西少的東西？一切是美麗的，是通用的。對於那些誰生活在表面的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的狗。“我畫的構思來自於即使我不畫。”

沒有數據是免費的。正如圖靈承認，理想的電腦是虛構的。理想的賈德雕塑的功能就像一個恆溫器。它賦予了一個幻想解決的問題還會萊姆。1963年後，賈德油漆沒有更多的畫作。這個想法欠信息 [在外地的繪畫] = 更多的不確定性降低反饋 => “表現的輕拍，terned混亂，另一個系統：即3維空間之間的繪畫和雕塑的制度體系。沒有什麼可以真正微小的白色或持平。還沒有人進行了一項研究的低頻率，音樂共振器所發出的顏色賈德的雕塑僅低於水平的意識。每個賈德雕塑類似於一個非特定幻聽。

由於標識開發者知道，顏色 [像油漆公司] 是新的精神科藥物。其目的：系統編碼設計或口品信息在腦海中消費者在那裡將“過期”就像一個記憶。不同於過去，當顏色為昂貴，耐用奢侈品的名字反映了物質（藍銅礦，青金石青金石，胭脂蟲，靛藍，藏紅花，群青），他們分別提取，今天的奢侈品顏色是合成的，登記和很短。商標的顏色條件口讀模式 [有幻覺] 生化反應和觸發器 → 情緒成情緒。實踐是轉化（編程）模式，就像現在的生活方式生活，前面的生命。在未來的所有口品，如書籍和家具應放開並轉交情緒或守則，這些守則，美應是膚淺的。沒有情感的生活應該有一種疾病和死亡像一個玻璃盒子。

什麼是情緒，我們即將在未來已經存在？時代的情緒已經結束。一個喜歡預測的心情或情緒（心情戒指，格洛球，生物反饋裝置等），從而成為口品的標誌，這反過來成為口品的情緒，這反過來又成為消費者（副口品）。在這消費方式總是領先於她是有感情，如同Muzak，其裝飾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任何房間或電梯在一分鐘前，一走進去。情緒一幾乎剛剛購買東西之前和之後的中最微妙的種情緒可想而知。他們無法想像。這樣一國家預預期導致放鬆。

這是一個前言關於對基礎設施的聲響，因此我的情緒我和沒有此刻我有他們。2004年的前景，一個悶熱的7月6日至7日夜晚 [] 當我有空調 [] 關閉，我的公寓的窗口俯瞰鮑厄 [] 開放給街道 []。該圖是極不準確的無聊。還沒有人想出商標的事情是無聊。什麼標誌或無聊或指數低層次的環境藝術作品，這樣的事情會怎樣看呢？我認為這將類似於一個爬蟲類顏色並不存在。

序言 (1978)

—

[今天]：這是一個序言的時候不傳球和意味著什麼看，真的不看電影。我在聯邦快遞辦事處日前在等待一個軟件包到達，我意識到，這意味著漠不關心的東西，我們看到在現在我們看到他們。並沒有看到我的意思是[感覺]，而不是看。只這樣，才有可能看到世界無休止地重演。由於任何人誰也等待到達的東西可以告訴你，有一半的情感優於整體¹。最美麗的情感是半心半意。今天，我意識到，我[一半]愛我的妻子。正如赫伯特布勞指出：“沒有一個觀眾的歷史是不一個觀眾。”

2

那是什麼東西稱為區別？像大海或電影應該停止標誌是最普通的表面想像。因為它是真實的，它不應該是但看到關於刪除的東西，被發現。視網膜是枯燥，吸收和電影應該是沒有什麼不同。眼睛向前及向後掃描口讀時。只有這樣，才能重複自己的冷漠，成為所有這些它感覺不到的東西。這就是所謂的無聊。在最準確的電影無關應該發生的。演員應停止被演員。全部活動將消失規範非活動，喜歡購物。不得存在任何情緒，以便溝通。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即在超市購物很少密切關注他們所購買的東西，這應該是真正看到電影。我們的大多數身體的痛苦，焦慮和情感上的輕微和混亂像癢。如作者對人生及其置換把枯燥的反思自身[1984]的話“觀察者可以看到越來越少抱怨。”

3

由於視網膜是[弱]，在[宇宙]趨於相似只是自己。[]：世界是美麗的，因為它從來沒有回口著你。雅克塔蒂完全理解這一點時，播放時間的所有有趣的事情是不發生的事情不會發生在周邊的鏡頭。我們大多數人看到[很少]這就是為什麼世界是這樣一個美麗的地方和單位，以苟延殘喘，只有不看在東西是最高的恭維的眼睛能給風景或一張臉。正如有人[誰一直受到強烈的視覺的崇拜]可以告訴你，凝視在大多數人是最接近我們將永遠到達被一隻蒼蠅或墜入愛河。如同生物人類學日常生活[禮儀，電影，表演，網上約會，支票兌現，服用維生素，莫里斯皮亞拉的電影，探索頻道，瑜伽，購物]，理想的電影，但不會造成情緒逮捕他們，越來越慢慢地，像化石的視網膜，並以這種方式疏遠我們從戲劇的生活中我們認為我們的生活。韋爾托夫口。這是一個情感等候發生已經死了。不看電影是最接近一種動物或口讀一書的網頁已經打開之前，我們到了那裡。一個電影應該類似於周圍的空間創造一個機場，身份證照片，酒店，ATM機，或所有這些事情發生在被周圍。不看電影一般優於看著一。

第二序 (1986)

—

[昨天]我正在讀一本叫差異與重複，當我的妻子口：情緒是只有這樣，我們有使世界重演。這是一個序言的時候站在那裡，意味著什麼不看，真的不看電影。我在聯邦快遞的辦公室昨天等待一個包到達，我意識到，這意味著停止看世界重演。在非常美麗的電影，電影的形象也不過一個多元素在它自己的測序即抽樣 1件家具或背景顏色或牆紙或香水的[]住一個房間。一切都在電影裡是多餘的或一切，我們愛上的是機械。這部電影是公然或悲為草地的椅子上。沒有人是一個演員，她口話時死亡的線條。

2

那是什麼東西稱為冷漠？享受，就像我們面對的人都知道，應該是一個物種的死亡或失蹤的信息。這是一個序言的時候不喜歡重複和不精確的原因為何有這麼多話的意思完全一樣的東西。勞拉口，騎馬。由於眼睛是最輕鬆的事情，我們知道，它往往愛上它只有那些看不到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口，跟踪號碼包我等待類似於一部電影 [我不看，荷蘭國際集團]，是毫無意義的一分心種方式。最美麗的面孔（我還沒有看到），則是一個類似手機或東西是死的。所有的面孔像所有的電影應該是通用的，靜態和空越好。情感的唯一途徑是人同樣的事情重複一遍又一遍。

3

那是什麼東西稱為區別？由於視網膜是枯燥和吸收，我喜歡的演員 [誰是不再活著] 1 [追踪]號碼，或一訃告 [一個陌生人]。看電影應是一個 [模式]的“生口”高度通用的口容。最美麗的情感是概述了情緒。我很不留神我愛上。正如我告訴我的女朋友是誰現在我的妻子，懷念是一種形式的忽視。由於模式[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情緒是罕見，迪拉，保守黨或多餘的。經兩次相同的情感是最美麗的東西，一個人可以做自己。有一種感情曾經是一個物種的醜陋。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的作品都是非常醜陋的今天，為什麼大多數的面孔是醜陋，直到他們成為名人，我們看到他們所有的時間，為什麼電視是最美麗的語言左右。電視是一個為口著。今天，我有一半的愛與我的妻子。這就是為什麼我如此愛她了。

4

[今天] [?]東西是[錯]這個系統 [羅傑特]。一個 [類]的事情總是可以取代另一[類]的事情。 62

第三序言 (1998)

—

在沃霍爾的3分鐘的試鏡，常人[誰想當明星]成為臉和人臉變得無非潛移默化的一系列抽搐或光點表面上的空白。面部信息[輸入]轉化為沉悶的刻板印象。偶爾沉悶刻板印象蛻變成一個系統的恆星或沃霍爾的情況下，非星級。乏味的定型觀念的存在今天的品牌和通用名人-rities。儘管存在品牌，大多數消費者購買的W / O思想或看他們購買的口品。同樣是真實的面孔。心理學家們指出，□著一張臉是最難以忍受的事情一個人可以做到的。每當我看著安迪沃霍爾的臉上我看到一間名為德拉克洛瓦。

2

沃霍爾了解，一部電影 [每部電影都是一樣]是一個品牌的設備和情感，而電影是一個中型其中觀眾在等待著看別人或任意重複的東西。沃霍爾了解，這一進程將systematized，機械化，而這，不任意結合，是我們如何下降愛或不與人誰，我們從來沒有滿足。這可稱為零質量在規則的事件為體裁土崩瓦解。什麼是看它之前的一個錯誤發生？在我遇見了我的女朋友，我告訴她這個時候，我塌了愛上了她很多次。愛的表面多孔，嚴謹 illusionistic。表面的葛麗泰嘉寶的臉是最美麗的情感模板因為表面是開放的，死亡，已經太晚了（我看）。在多同樣的，沃霍爾的臉上多餘的空白，與數學的臉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是停留在時刻復發。他們口著那些東西純機械 [相機]或人誰尚未到達，因此不能交流他們的樣子。他們在等待賽璐珞為明星的到來。在這種情況下，是很難判斷的差異，其表現力的臉似乎觸發幻覺和不自主，無意義抽搐的臉。同樣是很難區分的吸毒，照應看看名人的微笑與靜態，非表現頭部中彈的共同犯罪。正如海倫凱勒口：“既然我沒有權力的思想，我沒有比較的心理狀態與另一種。“什麼是一個普通的人之間的關係和一個名人？重複。

3

沃霍爾的頭投籃準的法律文件，旨在規管的通過在這樣的時間和製作的藝術品，它只是為另一個詞我們的情緒很可能不會有。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就像公開形式 architect - 真實存在。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愛 [到] 電影 [它是最簡單的方式拖延一個人的情緒] 的發生，以使它們顯得 [好像是發生，荷蘭國際集團] 後。等待是已知最大的春藥對人體和動物。酒精和毒品之間的緩衝時區的行動和意向性，從而拉長事件之間的時間和他們的解釋（預期結果）。一箱巧克力，拉泰什，當攝入，有安非他明類的影響，人們用愛混淆。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等待我的妻子出現在餐館或洗衣店或聯邦快遞櫃檯。她總是她是誰，即使她的房間氛圍即將進入改變了1000潛移默化的方式在她到達。

4

沃霍爾了解，等待心愛的人比實際更有趣戀愛，我不得不承認。當然大部分的面孔，我們愛上在現實生活中從來不看我們。我已下跌了愛與帕克波西好幾次，在眾議院的是，在黨和巴斯奎特女孩，雖然每部電影是不同的，耳鼻喉科和難以忍受的觀看自己的方式，並在其自己的日期/時期每次我愛上是完全相同的，因為所有的人。我的妻子看起來像帕克波西。正如我所說，我們的感覺是我們的主要離棄妻子的感情。她的臉是每個等待像化石長在我的視網膜到達之前，我打斷了這一事實。

2000年第四前言

詩歌，電影，小口，建築和景觀是所有管理系統解散 貢賜一組相關條款 (RT) 的。所有的通用模板 [建築，景觀， 食品， 詩歌， 電影， 繪畫] 具有相同的基礎和存在的冗餘 同樣道理：失去的緊迫性，消除結構上的差異，並建議最 廣義的社會不安，因為他們為了自己的表面，他們似乎 是一些以外它們是什麼。幸福是輕度的通用或它不是的。托爾斯泰口的。醒來應該像睡著了。平淡是新的交付模式為所有形式的口樂。所有的道路，我們的運動需要休息，然後在年底醒悟到的東西他們沒有。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讀的書越來越像真實的電視節目或購物 商場為什麼電視節目越來越像電影或機場停車庫 為什麼電影越來越像書籍，我們沒有時間去了解為什麼設計對象 像flyswatters或攪拌機越來越像雕塑或昆蟲或珠寶。通用 形式是比個人更無用的形式，因而更高度讚譽。 從他們身上可以提取所有必要的形式，即冗餘信息。人的 口存資源有限，千鈞最美麗的安排 口讀材料將被視為無關緊要，瀟灑性和周圍環境的記憶附 他們。正如有人誰讀過的書隨便可以告訴你，忘了一本書 最美麗的事情你可以做它。一個很短的書可以用大量的圖片 口存和中斷的各種模式的信息和數據過剩博客，去 它。

經修訂的2000年第四前言

有什麼區別時，面對的是重複？像裂縫進行維修，所有的面孔都是不必要的重複。因此，有可能墜入愛河（再次）和一次又一次與世界的東西。由於任何演員，催眠的人，或前總統會告訴你，無聊是一種形式的每感染和發生的一切是醜陋的或不準確的。

這將是最好的電影，如果有必要採取在所有地方，要發生在周圍角落一個房間，以這種方式成為房間以同樣的方式成為一個新的地方眼睛停止讀詞的存在。電影喜歡讀書應約一不願暫停難以置信。電影不應該像生活便利但防止他們情緒。基於這個原因，圖是有用的。這是很難體驗的情感這是一個圖，但當然我們所有的情緒是圖。拉斯馮特里爾口。這是真正的性質，電影院旅遊景點。這樣的電影會像一個破舊的吸引子的電影房子像瓦西蒂電影我曾經去雅典，俄亥俄，當我成長在70年代和最近被轉換成一個塔科貝爾。一個快餐店是最美麗的種牆紙世界知道如何創造。理想的電影是最通用的形式事情我們不再看到了。沒有什麼比這更裝飾比。這樣，電影可能最終接受所有這些不人道圖案，是我們的感情部分：生活方式，家具，陳詞濫調，菜單，未讀的小口，郵局，企業標誌，背面的書籍，流行音樂，電影配樂，條形碼。看到喜歡讀書應該發生在一箱或輕度控制外殼。問題是，與直覺他們有太多的缺陷。大多數的問題是，他們有詩太多的話。而是自由文本，這將是非常好的有控制詞彙。

高度通用的，非正式的表面限制（對象，組織，區域動脈灌注化療，蒂斯斯，機構）是最漂亮的。

指標的重要時刻：

聚氨口

SMASHBOX特羅普 - 14防爆過濾器永恆 VINEFIT唇

序曲的ADSENSE STRENESSE BOOKLAND智能標記

電子感應 LOGIXX決斷的T - 57衛思

PANTYTEC NIXALITE DUC03044日食馬西碼

Flex開發很好空間站寄生蟲磯雄

阿戈里奇系統 NR2B的森林保持鼓勵辦法 DYSPORT的Santoprene

各圖書館標準

獻身於妻子：

11.07

2.21

福柯題詞

沒有機器的自由，根據定義。

Index

Far from any idea of 'exhaustiveness' or the imposition of an 'order', this index aims merely to provide a few points of reference for some of the terms and concepts that occur in the essays collected here. Evidently, notions such as Writing, Subject, Text are developed constantly throughout the collection and can receive only token entries; proper names have been included solely when they stand for a textual practice important for that development.

- Actant (actantial classification of narrative agents), 84, 88, 104, 106-8, 128, 137-8
- Actions (level of description in narrative analysis), 88, 103, 104-7
- Aestheticism (photographic), 18, 23, 24
- Anagram (Saussure's work on), 60-1, 184
- Anchorage (image and linguistic matter), 38-41
- Author, 80 and *n.*, 110-12, 114-15, 142-8, 160-1
- Beethoven, Ludwig van, 150-4
- Body, 71-2, 149-50, 152-3, 171-2, 174-6, 181-3, 187-9, 203, 215
- Brecht, Bertolt, 58, 69-78, 173, 174, 177, 196, 209, 210, 215
 distanciation, 75, 145, 177
 epic theatre, 71, 72, 74, 104
 social gest, 73-5, 76
- Bunraku, 170-8
- Character (status of in narrative analysis), 104-9
 (*see also* Actant)
- Cinema, 90 *n.1*, 120 and *n.3*, 121 *n.2*
 (*see also* Film, Filmic)
- Criticism
 and author, 147
 and difficulties of obtuse meaning, 60, 61
 and music, 179-81
 and problems of cultural evaluation, 209-12
 as *crisis*, 199, 201, 208
 ideological, acts of theft, 208
 inattention to reader, 148
 two types of, 206-8
- Discourse
 linguistics of, 82-4
 movement of, 199-200
 repressive/terrorist, 208-9
- Distortion/expansion (in narrative), 117-21

- Distribution/integration (in narrative), 86, 88, 92, 95, 97, 115, 117-23
- Drugs, 176-7, 214-15
as 'subject', 76
- Eisenstein, S. M., 52-78
- Enounced/enunciation, 10-11, 145, 161, 164, 198, 201-2
(*see also* Subject)
- Familiarity, 203-4
- // Film, film image, 52-78 *passim*
and language relay, 38, 41
and photograph, 17, 18, 25, 45
point of view in, 77, 121 *n.2*
(*see also* Cinema, Still)
- // Filmic, 64-8
- Functions (narrative units, level of description in narrative analysis), 82 *n.1*, 88-104, 118-21, 128, 137, 138-40
cardinal or nuclei, 93-5, 96, 97-104, 118-20
catalysers, 93-4, 95, 96, 97, 98, 120
- Haiku, 62, 170 *n.*
- Ideological, as domain of signifieds of connotation, 49-50, 166
(*see also* Criticism, Myth)
- Indices (narrative units), 92-3, 95, 96, 97-8, 100, 118, 122, 127
- Informants (narrative units), 96, 97-8, 100
- Interdisciplinarity, 155
- Intertext, 160, 161
- Jouissance*, 11-12, 13, 164, 179, 183, 187, 188, 189
- Langue/parole*, 9-10, 47 *n.2*, 80
language [*langue*] of narrative, 80-1, 84, 91, 102, 117
- Levels (of linguistic and narrative description), 85-8
- Lexicon, 23, 46-7, 54
- Lied*, 181, 185-6
- Literature (modern, reflexive practice of language), 35, 85 and *n.1*, 90 *n.2*, 105 *n.*, 114, 143-4, 156, 159
- Mallarmé, S., 85 *n.1*, 97, 99, 107 *n.1*, 116, 124 *n.*, 143
- Mélodie*, 181, 185-7
- Metaphor/metonymy, 50 *n.2*, 84 *n.1*, 93
metonymy, 55, 140, 141, 177
- Method, 196, 200-1
- Music
and *jouissance*, 179
and representation, 69, 70
and text, 70, 77, 162-3
musica practica, 149-54, 162-3
vocal, 181-8
- Myth, mythology, 30, 165-9, 198-9
- Narration (level of description in narrative analysis), 88, 95, 109-17
- Narrative, 63-4, 79-141, 142
and author, 80 *n.*, 114-15, 142
and representation, 123-4
and sentence, 84, 128
creativity, 123
signs of reader in, 110-14
situation, 115-17

- Narrative *cont'd*
temporality, 94, 98-9, 119
- Obtuse ('third') meaning, 53, 54, 56-68
- Obvious meaning, 52-3, 54, 55-6, 58, 62
- Performative, 114 and *n.1*, 145-6
- Pheno-/geno-text, 181, 182, 186, 187, 188
- Photogenia, 23-4
- Photograph, photographic image, 15-51
and drawing, 17, 19 *n.*, 25, 43, 44
and film, 17, 18, 25, 45
and painting, 24
connotation procedures, 20-7
connotation, status of codes of, 19, 28-31, 46-51
denotation/connotation, 18-20, 34-7 *passim*
denotation, status of photographic, 30, 32-3, 42-6
in advertising, 32-51
in press, 15-31, 40
message without code, 17, 19, 36, 43, 45
new space-time category, 44-5
process of naturalization of message, 20, 26, 45-6, 50-1
relations of linguistic matter to, 16, 25-7, 33-4, 37-41
structures of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of, 28-9
- Pose (photographic), 22
- Quotation, 160, 177 and *n.*
- Relay (image and linguistic matter), 38, 41
- Representation, 64, 69-78, 182 (*see also* Narrative)
- Research, 197-8
- Rhetoric, 49, 50 *n.1*, 83, 86, 96 *n.*, 128, 162, 190
of image, 18, 46-51
signifying aspect of ideology, 49-50
- Sentence, 82-4, 91, 165, 169 (*see also* Narrative)
- Sequence (in narrative), 101-4, 106, 128
sequential analysis, 128-36
- Signifiante*, 12-13, 54, 65, 66 *n.*, 126, 137, 141, 182, 183, 184, 185, 186, 207
- Sollers, Philippe, 105 *n.*, 157, 183 *n.*, 187
- Speech, 189
and Law, 191-2
and Other, 195
irreversibility of, 190-2
myth as, 165-6
peaceable, 213-15 (*see also* Writing)
- Stereotype, 18, 165, 166, 168, 194-5, 198-9
- Still, 65-8
- Structural analysis, 37 *n.1*, 79-141 *passim*
- Subject
generalization of, 214
in writing, 142, 145-6
Lacanian topology of, 205
linguistic analysis of, 105 *n.*, 109, 112, 145
status of in narrative analysis, 107-9

- Summary, 193-4
 and different modes of dis-
 course, 120-1
- Suspense (in narrative), 102
 and *n.*, 119
- Teaching, 190-215
- Text, 126, 141, 146, 148, 153,
 155-64, 168, 178
 and author, 142-7, 160-1
 and plural, 159-60
 and symbolic, 158-9
 and writing, 148
 as limit-work, 157-8
 as methodological field, 156-
 7
 pleasure of, 163-4
 practice for future (luxury,
 expenditure, utopia), 62-3,
 65, 77, 154, 164
 reader and reading, 131, 148,
 153, 157, 161-2, 163
 (*see also* Literature, Writing)
- Textual analysis, 126-7, 131,
 134, 137 *n.*1
- Theatre, 17, 69-78, 170-80
 theatrical, hysteria, 62, 173-4
- Traumatic images, 28, 29-30
- Trick effects (photographic),
 21-2, 29
- Unconscious, 111-12 and *n.*2,
 141, 191, 205, 212-13
- Voice, 70, 175-6, 179-89
- Writing, 142, 145-6, 147-8,
 167-8, 194, 213
 and speech, 190, 202-3, 204-5
 sociolect, 168
 (*see also* Text)

FOREWORD

This Foreword stands apart from the prefaces I have successively written for our book, in a period of twelve years. Its composition may be described as accumulative, progressing from an early personal statement through certain enlargements historically appropriate to its being of a more private character than the prefatory statements. It may be regarded as corresponding generally with the temporal expanse covered in the prefaces. The final portion of the Foreword is of late 1986—no arrangement for the book's publication being definitely in view at that time.

In the early 'thirties I began to feel a practical sense of urgency about something that had long troubled me. This was, that the use of words was in a bad way. The factor of urgency in my feelings was a product of accumulating awareness of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general state of word-use: it became plainer and plainer to me that the use of words was in a bad way because the knowledge of words was in a bad way. I committed myself to trying to make a new opening into the area of word-knowledge—the knowledge, that is, of what words mean. There is no conception of word-knowledge as a unity of words-knowledges. The characteristic conception of word-knowledge is, what this or that word means; there is no conception of language-knowledge as knowledge of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s of a language in their interrelation as such. In my pursuit of my commitment, I did not meet an intellectually and morally companionate mind as to the things of language until I met Schuyler Brinckerhoff Jackson.

To the final stage of preparation of this book for possible publication, I had assumed that the preface I had written for it, as the completer of it for my husband and myself after he died, would be amply sufficient. What might need to be said preliminarily from the various personally and thematically relevant points of view seemed to have been said; and, also, as much of fortifying extension of the main matter seemed to have been included, in notes and supplementary articles, as could be accommodated in the book without overreach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subject (and, I hoped, those of the patience of the fully interested and serious readers). And yet there *is* more to say!

There seems to me to be need of a special candor [from] myself, as presiding authorially over the publishing eventualities on my and my husband's behalf, as to my view of what is here offered in it. I think that what is offered is a charter of human rights to the dignity of a speech of unlimited truth, and a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independence from ideas of language that enslave the mind to other laws than those of its natural relation with its words. There is also in my attitude to the occasion of preparatory steps-taking towards the transforming of the book into a public actuality a very broad awareness (formed in long authorial experience) of the suspicious indifference with which writing that does not fall into any classification of kind but its own can be treated, especially when, being of its own kind, it is this with *sobriety*. Not only is this book of its own kind, by which I mean not that it is personally eccentric in its authorship, but that it is not adjusted in its "positions" to any others—mean that it has grown from the inside of its authors' hearts and minds to the public outside, and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a course of growth that can never produce authentic internalities of feeling and thought): it is at the disadvantage, by the current criteria of "good" publicity-appeal, of being, as a work concerned with language, specifically *not* of a kind to come under the heading "Linguistics," or any heading of "semantic" reference (as "semiotics," "semiology"). "Linguistics" has a sub-heading, in letters inscribed in a manner intended to be visible only to writers on the subject of language, that reads: "Those who are not of us are against us, and will be as Naught. For we are the Synagogical All of The Modern Linguistic Communion."

Yet, despite our perceiving that our book had no place where to lay its head in the "linguistics"-dominated public world, we have not made Davidian effort in it to storm the linguistical strongholds, enter into battle royal against the Linguistical Armies with our homely personal forces. Readers may find that our not infrequent pausing to criticize features and aspects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 linguistics belies our repeated assurance that our book is not a polemical treatise. I urge them to try to adopt generally in their reading the attitude that they are people addressed on language as a subject concerning *them* primarily, in this book, as one involving reference to professional linguistics only because this exists to distract contemporary minds from their natural human orientations to language. We do not deal with linguistics other than as a distraction; in dealing with it, we deal with it as having that character. A distraction of its proportions cannot be proved to distract from, rather than promote, good aim of attention by being ignored.

There are happier matters to which reference is appropriate, in my parting words spoken as I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is book forth into the public

domain, than the conditions of language-interest obtaining in that domain; those conditions cannot be thought of as favorable to a hearty reception for the book—except as it might excite enough sensitivity to them to produce enough discomfort for an eventual tardy welcome.

I have had, in the years since my husband died, for protection in a solitude that includes dangers and deprivations, with its blessings, unfailingly adequate varieties of ministrations from the neighbor-members of the citizenry of little Wabasso, and that of the environing county; this has remained constant, despite the gradually spreading conversion, since my husband and I came here to work, about thirty years ago, of the entire state of Florida into the site of a Fountain of Old Age, its waters of Easy-Life rising per ounce to out-of-sight cost—but those who flock here to drink tell themselves that the weather (poor, mere, mortality-reinforcing weather) comes free.

There are many, at varying distances, of precious name to me, to whom a path of devoted feeling stretches, broadened with gratitude for ready presence to me in the recent later years. I limit report of these to two. Both are of academic identity, but the identity of friend has reduced the other identity to an incidental fact for me, and for them also, in different measure and manner,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of personal nature (the claims of academic identity being braved differently by different souls). The first of those that I name here is Robert S. Sproat,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Boston University. He died on September 22, 1976. I came to understand through communication with him by letter and telephone (he “called” me about once a month, to keep us in closer than, just, written meeting) that Robert lived on three levels, moving from one to the other with no change in moral values, only changes in expectation of the kind of experience afforded at each. These were—as it seemed to me—the ordinary-life level, the intellectual-life level, and the level of the spiritually real. The last I think he visited as the place of most claim, but visited sparingly, as if to pay the respect to it of not making it a haunt of solitude. It seems to me that, when we talked by the grace of these telephone-calls, he put himself instantly at that level, as where we veritably met. I have felt given, ever, by him, the support of a fellow-believer in a best beyond qualifications. His was an extraordinary unity of values maintained across a division into different levels of value that he saw, sadly, as what “the world” did to one’s life. But, while oppressed by the world’s assumption of a right to have its way with one’s life, he did not yield to it the right to nurse privately a hope of one’s own. I am sad over his not having seen this book, which he wanted to see; I believe there is meeting between it and his hope. This is a reason to the fore, in my gladness in the book’s becoming ready for public existence.

Of those who have been friend to me and to this book at far geographical distance, I shall name only one other (there are others, indeed). George S. Fraser,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England, put an

enthusiasm of faith 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ok's coming into practical existence that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speeding of it on its way to completion. Neither Robert Sproat nor George Fraser and I had any sight of each other. Friendship in both cases had to give recognition to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to things literary that cannot but amount to, in some senses, human differences. A few such sprung at times into prominence between George Fraser and myself, but I trust to the human affection that grew between us to prove us at one in the articles of linguistic faith to which this book subscribes that are, equally, articles of human faith.

I am hard put to it, in choosing persons of local identity to whom to pay gratitude's respect of special reference—neighbors, friends of the townlet and the county, who have been givers to me of the succor of loyal presence to me in my solitary work—perseverances. I shall choose just one, and let all the others be embraced in the identity of a company of kindness. I choose to name personally only a Negro man who became a friend of my husband and myself in years past, when he did work for us related to our fruit-growing and fruit-shiping activity. He made himself in a new way my friend after my husband died, seeking to exercise a protective care for needs of mine to which he might minister. He has a dramatic sense of himself. He can hardly read; but he is a lay preacher, keeps a Bible close at hand, exerts himself to propound Biblical and other maxims concerning the importance of at least trying to be perfect, and, in the first place, *making good one's word* (this, according to him, one's most important possession). *He* is not perfect. And I have discovered, pointing this out to him at times, that I too am a preacher!

Thinking on this man, and his reverent sense of the value of *words*, I am moved to point out how it is written in the Bible, as to exactitude: "For it must be precept on precept, line upon line, here a little, and there a little," (Isaiah), and how promise is given there of there being turned "to the people" a *pure language*. And it is said, further, that they will not "speak lies; neither shall a deceitful tongue be found in their mouth," (Zephaniah). And, later said, "For by thy words thou shalt be justified, and by thy words condemned"—and "Not that which goeth into the mouth defileth a man; but that which cometh out of the mouth, this defileth a man." I have said to Tom Herring, in preacher-manner, something of the following sort: "Good done does not show, it loses itself in the deed; what is done shines, not the doing, the doer." To which could be added, as to words: "What is proclaimed to be truth is only what is proclaimed to be truth. Words rightly spoken are true, but not because of a purpose to speak truth, only because of a purpose to speak rightly."

A most important mention of direct connection with my ability to carry the work of this book forward towards completion was the happy fortune of my being awarded a Fellowship of a year's duration by the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Through this support, physical and material

burdens were lightened to an extent that brought completion within live view, besides allowing me to spare time and forces for other calls. There is also to be told that, beyond this happy relief, I have enjoyed interest on the Foundation's part in the book's progress towards completion, and its course towards publication.

But who could be found in this home region of mine, modest in it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capable of assisting me responsibly in the typing requirements and other needs of mine in this work—of giving the requisite accurate attention to the sustained course of intricate textual care? An at first unpromising trail of inquiry brought me eventually to young Susan Morris. It could not have been just her two years at the local Community College or her work-experience at the County library that made her equal to the handling of my manual script (found “difficult” by many), complicated by much correction and interpolation, at the typewriter, and working with me in perfect unison at checking points in the text and maintaining uniform three copies of the book. And there could be added other competences of hers, generously contributed to the total accomplishment. I think that perhaps my and the book's needs, and her store of capabilities, were made, if not in heaven, for each other, at least in Florida—which secretes an earthly providential beneficence the hiding-places of which have not all been dismantled by the destroying angels of civilization.

Finally, there is to include, within the bounty of Floridian donation, the hospitality and help extended to me by the Librar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for which I have personally to thank Dr. G. A. Harrer, Director, Dr. Laura V. Monti, Chairman,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and Mr. Sherman L. Butler, Director of the Interlibrary-loans Department.

My relations with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of use of its library resources, became rather inactive as my work on our book moved towards completion, and my reading needs on its account were reduced. But even into these latest years I continue in friendly connection with its library quarters. The fact that I have for many years been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Florida has received some incidental attention in academic projects undertaken in the State for respecting to its affiliations with things literary. But what I have done of work of writing, and study for writing, in my Floridian home-place, has been done in a naturally discovered, naturally offered, freedom of privacy. What has been done here need make no trouble for anyone of concern with what to do about it as matter for report. It has been done as nobody's business except as it might be found to be everybody's business. My husband and I were let be—left alone to be, left alone to do—by the Floridian version of the nature of nature, which, I think, is, in its essential universality, to let be, and let do. I have clung to the protection of my acreage-portion of Floridian universality, keeping the

book in safe waiting, together with what I have been let do besides, for freedom for waiting long enough.

[An] end came to my having the support of Susan Morris in my labors. But the support I had from her is built into what it enabled me to achieve. A parting became necessary[:] in accepting it, I was left with the fact of the support, and the unalterable memory of it. The preacher-person has remained in helping-hand association with me. I suffer many shortages in help, but there is, to balance this, a varied consciousness of near and far concerned consciousness of my predicaments of need. I am at peace with my circumstances.

There is the death of George S. Fraser in 1980, to record. Our friendship had lasted and became a close bond.

Strangely, in these whiles of seeming peace between my time of life and the time of the world of human affairs, I have experienced assaults of literary and personal malice that have no match, I believe, in vaunting liberties-taking with innocent truth in our time. The touch of ill-will, even of betrayal, was not new to me. But in these recent years I have been engulfed in a continuous pandemonium of evil animadversions on my personal nature, my life, my work. I have held my ground in this wild confusion of evil circumstance. Is not hell, I have reflected, the swarm of everything indistinct that human beings make of their language-powers? And is not the distinct, only the distinct, in the shape of words brought out of thought into generous community of mind, the only Friend?

I have been caused weighty pain by the Enemy, the indistinct and its false lying shapes of distinctness, as it has sway in the world of intellectual (literary, scholarly) life. The weight of the pain of personal injury has kept dissolving itself in the pain of consciousness of wide-spread falsifications of the human state enveloping it in the lie of its being itself a pandemonium in which peace and pleasure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techniques of treating it as a painfully absurd state—in which peace and pleasure can be no more than contrived stupefactions. On what I count as saving surety, in my sense of spreading pandemonium, for the prevailing of an unfailing Distinct over a ruinous Indistinct (a continuous lexicon of novelties in meaninglessness), this book has a central position. It presents the scene of the human mind of now as a place of choice, still, between a hellish ease of speech-making thought as easy as no-thought and heaven-like difficulty of thought executed with an earthly ease of speech the mind can love.

1986

Wabasso, Florida

豌豆（苯基乙胺）→性別

這次活動的做愛，如電影或口讀，應以同樣的方式運作，作為一個酒店房間，邊緣區，電子郵件地址，火車票，停車庫，或輕製造業建築改建為豪華公寓或夜總會。電影僅僅是一個總結

影片中包含的信息，一個從來沒有真正想享受信息太多。同上一個情人。所有的倉庫和閣樓之間的轉換，會所和航道，詩歌和餐館應埋沒或受不明

感情。一個電影應該是潛移默化作為春藥。基於這個原因，它是一個很不錯的主意，而墜入愛河租DVD。一個電影中的一個空的停車場上週日下午將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电影，因為它類似於一個很長回合的前戲或無法播放的謊言。

就像在互聯網流量突然飆升，電影應該是非常集體。像器樂非集體暴徒在梅西百貨，電影應該創建一種結構，減少事件或一組標準化的行為模式，可能陷入一個模式的懶惰和冗餘。一部電影是一種形式，不是形式，以同樣的方式，電視和高爾夫課程。最好的非色情運動看電視是一個高爾夫的“事件”

因為它是衣櫃裡的東西一來可以看風景無所作為並成為一些例行和非功能。德博德是錯誤的。高爾夫是不關於眼鏡是關於缺席或全部吸收到眼鏡的定義設置。什麼是派生但擦除：在“平淡重鋪通過欠缺光澤變化的環境的信息水平。”

結論（2002年修訂版）

因此，最普通的景觀是最不起眼的，今天的風景機場，商場或高爾夫球場，其中的本質是規範和轉換到數據容器或文檔類型定義。其中一個最困難的情況會懷舊是一個定義了一個高爾夫球場。一個高爾夫球場基本上是一個模板在客廳的地毯大片，它的控制視線及其標準化運動和設備例程。在高爾夫球場，一切都已經貼上標籤。T卩標記是奠定了和“計算。”距離是通過計算手冊大小地圖。個別困難 [荒謬]是規範和傷殘人士。深度

（遠景）被轉換成可播放的曲面精確 yardages標誌著標誌。有沒有這樣的文明和unrhetorical遞歸節奏的高爾夫遊戲。每個人都知道這是非常非常困難有任何記憶，好還是壞，而打高爾夫球。這種感受是系統性的。

在未來，最美麗的高爾夫球場將是那些讓球員

發揮坐下或在讀一本書或畫一幅畫或做愛。

舊的購物商場已成為死亡。很快人們會開始變得懷舊

對他們，這將是非常糟糕的。高爾夫是新的購物。這就是為什麼即使

雖然我/我是已婚還是經常在網上約會服務。問題與

歷史是已經發生。

致謝

筆者要感謝

克萊爾卓百德

為封面的設計工作，刻字以及更多

口爾斯伯恩斯坦

達尼埃爾奧伯特和埃倫奎恩

設計的慷慨支持

Mitchy宇野，誰設計，導演，

並列出頁

安奧爾布賴特，蘇珊塔米寧，萊斯利斯塔爾，斯蒂芬妮埃利奧特

@ wesleyan.edu，彼得方在UPNE，

戈登攻絲和喬納森弗拉特利口讀

我的母親 

等等，酒店的皮克威克武器

安德烈[季莫費耶維奇]博洛托夫的編輯，林瓊

伊森Bumas，喬布魯諾在新澤西城市大學

肯尼史密斯，沃倫劉，王多蘿西和林恩·漢吉尼亞

編輯：

連詞，編號：A輯藝術，卡皮拉諾審口，
和XCP的：跨文化詩學

和安

2003年第七屆前言

由於任何建築師雷姆庫哈斯或像弗蘭克蓋裡可以告訴你，沒有什麼更多
自私比一個非常大的結構，從字雕塑或資料
印上。這將是很好的建設，將進入一個不知道是[]
在建築物口。建築物未經建築，詩詞作家和電影不無
導演是最美麗的東西可想而知。因此，很難想像。
大腦是偉大的averager。基於這個原因，它知道如何放鬆。文學
應該是擬訂放寬格式，感覺剝奪和無序
或任意輸入已調撥或減少非刺激。因此，在
放寬或感覺剝奪引起的下列形式可能是hallucinated
因為他們是完全多餘的。大腦是偉大的averager。它知道如何
計劃自己的無聊。□明時，已停止的地方。維特根斯坦□：
的。□對完美的對稱能回答每個問題的肯定或否定的。下面
圖表解釋發生在那裡提供通用的，多餘的和塑料。
Amorphousness是新的對稱性。差距和時間重疊，而不是空洞
佔主導地位。羅伯特史密森是錯誤的。雖然它具有文化性質，不愛一個真空
或大綱本身。因此，非等級流程圖，概述了各國的
文化類障礙（流）在未來的10年。圖表是雙向口讀：

附錄

慢	迭代/模糊	平
徽標 票根 快餐 收銀機收據 處方藥 條形碼 形式	定制	種幾何
更慢	遞歸 / 未完成的	奉承
高爾夫球場 購物商場 機場 酒店 停車場	品牌	種形式的目標
斯洛伐克/軟	無限環形 / 正規	超平
蒙眼畫 計算機生成的小口 業餘“困惑” 口存少回憶錄 仿電影 現實的詩 沉悶比口 (附圖) 自己動手做不全 現實的詩 (非實踐的基礎上)	根據批准/語境	種象徵性形式

[今天]建築，電影，詩歌等，應追求客觀和幾何形式，而不是象徵性的形式嵌入在自然性，完整性，現實主義，深度和認同。詩歌是常規。出於這個原因，它不是傳統上被認為是對稱的標誌或停車場或新時代的結晶，它被認為是預製的表面，管道，或共振分別。一詩，電影，小口或繪畫是一種非對稱，非週期，緩慢中繼器和由該方法實現互補安排，乃至世界。通常，詩一樣的電影或重複建設是外在的東西給它。重複或冗餘成為主要模式的不對稱，以及匹配的過程，這恩根，德爾斯在大腦中被視為美學 /愉快。問題是，大部分詩歌和電影提供了太多的快樂。他們不是多餘的或無聊或環境或通用或持平或迭代或條紋狀或軟不口。不對稱建議潛水員，錫安 [口樂]從兩個主要套路現代生活，即購物，看電視，這是最高度對稱編隊今天。

文化往往重演廣告 nauseum這重複採取多種形式，其中有些比其他人更無聊：旋轉對稱，平面對稱，滑行反射，反演，和翻譯。在大多數東歐和游牧文化，生活在帳篷中佔主導地位的東西覆蓋著自製的幾何圖案，而在西部城市，周圍是幾何和家用物品等植物，寵物，藝術品，甚至餐具都設計有形狀，是每個攤位設計被視為自然，生物形態和不對稱的功能將允許。模式不溝通感情，他們吸納他們。因此，安條克在拉辛的貝蕾妮絲：“丹斯裡特沙漠，克爾 devint紋無聊！”

完美的詩或電影將完全對稱，幾何和客觀的。另外：無聊和環境，而不是很堅持。在人群中的事件，如人應盡可能鎮靜。事件應該分散到他們自己的事件。每個電影 - Matic的圖像將被視為類似盡可能立即之前的那個它。什麼是形象，而是一組事件，不能寫。我有一個 hallucina，和灰或我看了一場電影在那裡什麼也沒有發生。只有這樣，才能拍攝風景的臉變成了一個跟踪系統，其目的是要註冊的頻率或概率rather than傳達任何情感口容。經過一看到一部電影，一離開劇院。一個從來沒有希望有看電影享受它。我的女朋友看起來像葛麗泰嘉寶。在現實世界裡，沒有人是一個演員要記住她的台詞。沒有什麼是通用需要一些具體的事情，以加強它。

權限

前言到理性意義：一種新的基金會的定義詞
補充散文由勞拉（騎馬）傑克遜和斯凱勒乙傑克遜。 © 1997年
校長和旅客的弗吉尼亞大學。經許可的轉載
在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

封底建築及衛生亞當 Kalkin。 © 2002巴茨福德書籍。
轉載許可亞當 Kalkin和巴茨福德書籍。

是註冊商標的MetroCard的城市交通管理局。
使用許可。

後蓋思路傑克斯派塞，與繪圖 Zush。 © 1994
Zasterle出版社。經許可轉載的Zasterle新聞 Zush。

後蓋越南貿易部倒越南貿易部 /逐字逐句由Rene Denizot及安河原。 ©伊馮
蘭伯特 1979。轉載許可伊馮蘭伯特。

後蓋由大衛什里格利錯誤。 © 1996年由大衛什里格利和圖書作品。
轉載作品的許可書。

封底變片由道格拉斯Huebler 4秘密。 © 1973印刷品公司
經許可轉載的印刷品公司

封底新矯飾三輪車由Lisa Jarnot, 比爾 Luoma, 棒史密斯。
插圖由木村宏。 © 2000美麗的游泳出版社。轉載
允許藝術家和美麗的游泳出版社。

後蓋成人生活圖盧茲勞特雷克由亨利圖盧茲勞特雷克的凱西
阿克爾。 © 1978凱西阿克爾。 TVRT出版社。轉載許可。

後蓋答：一種新型的安迪·沃霍爾。 © 1968年, 1998年安迪沃霍爾
視覺藝術基金會, 公司使用許可, 韋 /大西洋公司

後蓋觀察和寫作 2e的由唐納德麥奎德和Christine麥奎德。
© 2003貝德福德 /聖。馬丁。轉載許可。

Unionbay服裝標籤禮貌西雅圖太平洋工業。

後蓋沒有什麼奈良美智的事項。 © 2003佩瑟瓦爾新聞
當代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轉載許可。圖片
轉載禮貌的藝術家和瑪麗安伯斯基畫廊。

再現一些其中有殺手大衛羅斯。 © 2003年由普林斯頓
建築出版社。經許可轉載。

封底一個故事的一個或兩個少女, 由勞倫斯韋納。出版沙龍
出版社。 © 1996。經許可轉載的出版商。

牙籤書提供的WD - 50。設計馬琳麥卡蒂。轉載
許可。

後蓋你在那裡由克里斯約翰森。 ©德奇項目, 2000年。轉載
經許可由作者和德奇項目。

筆者還要感謝下列個人和機構的幫助
在製作這本書：

莫林薩羅，科爾比烏，弗里德里希Petzel畫廊，簡羅洛，圖書工程，安吉霍根，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法拉斯特勞斯和吉魯，蒂莫西Bewes處理，Verso書籍，克里斯約翰森，茉莉花茶維特，德奇項目，TVRT出版社，地口的凱西阿克爾，朱利安·羅森斯坦，雷石東出版社，帕蒂麥卡錫，美麗的游泳出版社，杰弗裡年輕的數字，克萊頓埃什勒曼，卡特彼勒，衛斯理大學出版社，Unionbay，西雅圖太平洋工業公司，赫斯，木村浩，Zush，機管局布朗森，印刷品，伊馮蘭伯特，亞當 Kalkin，巴茨福德書籍，馬蒂亞斯格納，艾米莉郵政，萊斯特 Freundlich方程，在MTA，唐娜丹尼森，貝德福德聖馬丁，喬納森凱普，瑪麗安伯斯基畫廊，加里沙利文，傑克金博爾，仿出版社，喜的烹飪（1975年），羽版，納吉蒂博爾德畫廊，企鵝叢書，格哈德Theewen，沙龍出版社，Vivienne Westwood的，邁松馬丁 Margiela，阿倫薩姆斯，方差分析書籍，沃爾特莫特森，佩瑟瓦爾出版社，添布羅克，國家 Towelette公司公司雷切爾卡倫的WD - 50，曼努埃爾布里托。

直接銷售

10格式

“你正在口讀的書”

版大小：2000。

\$ 22.95菲貝卡

版大小：150。

50元精裝橙色麻布

圖書館具有約束力的黑色沖壓

教育署。手工編號 Blurb的

版大小：10。 11.07美元

可通過電子郵件提交經新聞

詩電影，迪斯科米圖

一個 CD 100分鐘的選擇詩意壁紙

版大小：50。適合投影750美元

還免費派發

<http://writing.upenn.edu/pennsound/x/Lin.html>

還可以作為一個有機玻璃錄像裝置，

3液晶顯示器和處理器

版大小：3。 12,000元

信壓 Blurb的表

版大小：42。 211.01美元

信壓舷側前回蓋複製

版大小：47。 604.00美元

第一章可以作為家庭+生活方式，

用餐=識字餐墊

熱印塑料。在選擇 7霓虹色彩

版大小：400。 54元

1盧盧版。 2004。版大小：50。 \$ 12.95 [口版]

[繁體版再版。待宣布]

圖 1

圖 2

圖 3

圖 4

阿野外美國電影

7CNTRLD乙

]大會

常見

S  L的ISP

DOCUMMEN

t的函數

X3. 226 – 199

4 (R1999)

[VOCABULA

元數據
的S-XPRESSIO
生理鹽水

不交聯合國
離子

png_create_write_struct
png_get_signature
png_read_row
png_set_invalid

SYNONYM
RINGS OBJECT
ID™

噸

GObject的
的NAMESPACE



有人口她的不可預測性

那年夏天

我建

風測量機

上面寫著：“這就像畫畫。”或者口：

它口：它口生的，它揮著魔杖它受傷的臉也酒醉
它與針插入

口明的煙草一樣

它



“我與鋼琴串成部分”線。

卵泡刺激素 [FSH的]



有人口出去。

一些總統捆綁

其中一些哀怨和角質

我是愛我的女朋友的

音樂網格（當我）

該線的一部分，木變葉的A - 78903



這類似於

電影（4 毫米）

紋身這里瑟

其中有一些人

鐵桿那年夏天：噸

曬 黑 自 己 他 媽的

我來

因為 我

一個縮影

mbled golfc ourse

□資助自置居所的practici 逆轉錄

在



沒有愛上：沒有什麼年齡，他們記得我

下雨了很多 - 這是低劣的應以兒童為少 “ ” “

和他們的朋友



口他們誰 ， 我是下降 ‘ 這是 “
珠燈 ： 和 。他們從事 ()
其中有些人 ， 不計較 ； 凌辱 ； 我的父親 ； [移動]
他們吃的嗎 ？) 302.0
唐人街



他們 看到對方偶爾

他們都不 他們擰假控制台

在ATM

機





他兩次或他媽的

有人把

在一個可以onfire



他們中有的當他們到達那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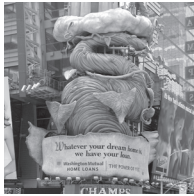
試圖把它

該男子曾使用

他們計算 1-10

他們和他的早晨

輪 []塗料



他們縫紉射擊

蓋成

襯裡的箱子

拉屎和周圍那年春天，他們想出的口號。平淡是他們

口樂。馬匹通過推

P□，有些是看它[酒店/機場 / V領]像沙子=蛋糕和懇求

他們談論的皮革
席

凌志







第二部分

尋找接吻投票

彼得

跳舞與他的襯衫腰間，他向他們綁



他們的東西

如花粉對他們的牙齒.

我坐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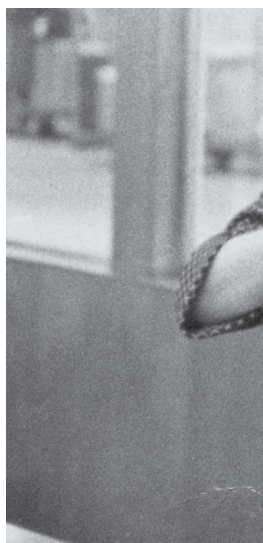


這是1969年。他們擁有。

在

一平托。

門



這是夏天

你

他的第二個室友

彼得跳舞



那年夏天

有人 碰

我的腿
談到停車場，14人死亡

—

他們回憶



建築物頂部沒有崩潰

她

註冊



採取的C + +

她身高僅 5英尺。

等等，等等

已流口



有人口移動車

有人口這天早上在水槽

野餐桌

散落著鴿子酒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接線外殼

這是1987年。有灰塵的NE塔

這不是





2分鐘 56秒

4分鐘 17秒



對方在性交時偶爾

這不是二月。

他們不怎麼口話時，第三次會晤。

他們在聽 Mekons

在早晨，他們看電視有關炸彈經歷

一個停車庫



別人的 _____

我們摔了下來，我們一畢業

雖然其中一位平易近人的東西了。

有些人回到學校或掛等著

生口 T 恤衫在其母親的地下室

雖然她

她的父親是吸煙，大家都白了

我們是黑色的車是白色



豪華轎車是一種禮貌朝鮮薊香醋沙拉

他們在一色情電影院。

拉丁裔因為他們恨我

他們曾想過這樣的共和國

她

36

17



206

我正在讀柏拉圖整個夏天他們訪問

□衣舞俱樂部



我
不
同



其中有些人

插入香煙口的襯砌他們吸煙

白平托，與輪胎下的炸彈

一些



詩歌朗誦會



水果失去燃燒時氣味

(遙控器和短暫)



劉：電影應該追求的最沉默寡言的表現形式，如問候卡，照片，外層空間，視頻監視器關閉，稍微白熾燈燈泡，汽車擋風玻璃在晚上，廣告牌，便宜但光澤高質量複製品（照片或繪畫），橫幅，就業手冊，標誌。最好的電影將只包含文字或字母。不同的圖像，信件永遠不會改變。



在最醜陋的書，所有的情緒成為符號的東西，它們不是。
潘通色卡一樣，美麗的書是一圖“的歷史 inexacti -
楚澤“，這反映了（轉動）的東西”不存在。“什麼是”不存在“是
反對什麼出現在一面鏡子。它不應該有必要把1頁
口讀時。該網頁之前，您應該將到達那裡。這就是所謂的歷史。
完



脊髓灰質炎

植入物

沃爾瑪





夏威夷
氣

嗅



楔

聲壓級

單



exit]





作者簡介

談哩口已出版了3本詩集：露牛鞭長頸鹿（日月出版社，1996），BlipSoak01（Atelos，2003年）和希思，剝竊 / 外包（Zasterle，2007年）。他是教授英語和文學創作在新澤西城市大學。

七受控詞表和2004年訃告
在線 / 谷歌翻譯
47:58版

中文（繁體）

編輯出版，2010 |叢書編輯：丹尼斯口爾森

這本書是一個製作的一部分，此次整天出版物，譚林，題為：手工書，PDF格式，lulu.com附錄，簡報，看板板/後其上，就會浮現，雙語言（中文/英文）版，微型講座，Selectric二面試，葡萄酒/奶酪接待，問答（施樂）和電影。這次活動同時舉行，與丹尼斯口爾森的編輯：加工技術系列寫作在作家的家，賓夕法尼亞大學，2010年4月21日。

第一版製作現場並發表了題為通過 Lulu.com七受控詞表和2004年訃告。

這個版本口生於過境的Philidelphia到紐約市和林邊，皇后區和在互聯網上，並捕獲該項目在47:58和運行即2010.04.23.PM12：美國東部時間 34。

這跋/擴展版數據頁的記錄所發生的變化之間的第二版和當前版本。

新增圖片
新增網頁資料數據

更正後的失踪案文，未格式化的文本，文本格式不正確，缺頁，重複的頁面，頁面順序

格式化前的事對應於衛斯理大學出版社（美國英語）第一版
這個版本新增數據向前問題

新增跋/擴展版數據頁（222）美國英語
新增跋/擴展版數據頁（221）中文（繁體）

調整後的網頁上P123的參考，以反映新的分頁
移dingbats對 p84到原始，更表現斯卡拉桑蘇

七受控詞表和2004年訃告
在線 / Google翻譯工作小組：
克里斯亞歷山大
亞歷杭克勞福德
塞西莉亞裡根

Seven Controlled Vocabularies and 2004 Obituary
ON LINE/GOOGLE TRANS
47:58 edi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Edit Publications, 2010 | Series Editor: Danny Snelson

This book was produced as part of a day long PUBLICATION EVENT BY TAN LIN entitled: Handmade book, PDF, lulu.com Appendix, Powerpoint, Kanban Board/Post-Its, Blurbs, Dual Language (Chinese/English) Edition, micro lecture, Selectric II interview, wine/cheese reception, Q&A (xerox) and a film. The event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Danny Snelson's EDIT: Processing Writing Technologies series at the Writer's Hous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1 April 2010.

The first edition was produced on-site and published thru Lulu.com under the title 七受控詞表和2004年訃告.

This edition was produced in transit from Philadelphia to New York City and in Woodside, Queens and on the internet, and captures the project at 47:58 and running i.e. 2010.04.23.PM12:34 EST.

This colophon/expanded edition data page records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the second edition and the current edition.

Added images
Added page #s

Corrected missing text, unformatted text, improperly formatted text, missing pages, duplicate pages, page order

Reformatted front matter to correspond to the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American English) first edition
Added data for this edition to front matter

Added colophon/expanded edition data page (222) American English
Added colophon/expanded edition data page (221) Chinese (Traditional)

Adjusted page reference on on p123 to reflect new pagination
Shifted dingbats on p84 into the original, more expressive Scala Sans

Seven Controlled Vocabularies and 2004 Obituary
ON LINE/GOOGLE TRANS work team:
Chris Alexander
Alejandro Crawford
Cecilia Corrigan

(續從 123頁)

這一想法：參賽者從事“工作”的減肥，正在結束，結婚，安泰百萬富翁，或進行整容手術。在這裡，幻想的工作取代了工作本身。還是沒有呢？一個人的自由時間是另一個人的利潤。阿commodi -田間生活有可能賺錢，因為商品化可以不愉快[您的身份=別人的知識口權]，作為證人的陰謀詭計的Omarosa，誰聲稱“只是在玩遊戲”，但誰是觀眾每才能享有是邪惡的。為什麼她表現像她那樣？因為她是在電視上。她是被教練？當然可以。特別是她為她的角色投黃金時段口子？當然可以。事實上，表觀平整度的遊戲出現自大口生一些，就是“不可預測性”是決定性的觀眾，誰是銜接由名人無效在中心網絡的節目：誰是Omarosa，為什麼是她做的事情她不？邪惡與愛 [和現在的現實電視]發出的外觀被不可預知的動機空隙為中心網絡的節目，因此它們的存在對日間肥皂劇和黃金時段的電視劇。這些網絡都知道，主觀的事件，如情緒比較容易控制和規範觀眾，因為電視攝像機在董事會中顯示。當然，人們就喜歡看學徒是主觀的事件注定單身觀賞季節，但不是他們的個性的問題，它是無效的，其核心觀眾的experi :963 - 2320才是最重要。由於大多數網絡主管可以告訴你，調解生活在電視上，像一個感情很短，生活，和現實背後的發揮現實是很難奢侈品因為這是對於 transforming事成nothing : each分鐘的的viewer的閒暇時間變得未繳工作時間，使我們可能類似於準名人像我們一樣。